听说过
没见过

东北往事 Ⅱ

黑道风云20年

一部中国黑道最真实的生存历史纪录片

孔二狗 著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自序
- 第2节：引子(1)
- 第3节：引子(2)
- 第4节：引子(3)
- 第5节：引子(4)
- 第6节：引子(5)
- 第7节：一、赵红兵和他的战友们(1)
- 第8节：一、赵红兵和他的战友们(2)
- 第9节：一、赵红兵和他的战友们(3)
- 第10节：一、赵红兵和他的战友们(4)
- 第11节：一、赵红兵和他的战友们(5)
- 第12节：二、你别侮辱军人(1)
- 第13节：二、你别侮辱军人(2)
- 第14节：三、流氓世家(1)
- 第15节：三、流氓世家(2)
- 第16节：三、流氓世家(3)
- 第17节：四、国庆节闹灯会(1)
- 第18节：四、国庆节闹灯会(2)
- 第19节：四、国庆节闹灯会(3)
- 第20节：四、国庆节闹灯会(4)
- 第21节：四、国庆节闹灯会(5)
- 第22节：五、血战市六中(1)
- 第23节：五、血战市六中(2)
- 第24节：五、血战市六中(3)
- 第25节：五、血战市六中(4)
- 第26节：五、血战市六中(5)
- 第27节：五、血战市六中(6)
- 第28节：六、东郊流氓们的复仇(1)
- 第29节：六、东郊流氓们的复仇(2)
- 第30节：六、东郊流氓们的复仇(3)

- 第31节：七、才女的梦想都是压寨夫人(1)
- 第32节：七、才女的梦想都是压寨夫人(2)
- 第33节：七、才女的梦想都是压寨夫人(3)
- 第34节：八、医院遭遇三虎子(1)
- 第35节：八、医院遭遇三虎子(2)
- 第36节：八、医院遭遇三虎子(3)
- 第37节：九、以二对十三(1)
- 第38节：九、以二对十三(2)
- 第39节：九、以二对十三(3)
- 第40节：九、以二对十三(4)
- 第41节：十、张岳其人其事(1)
- 第42节：十、张岳其人其事(2)

第1节：自序

自 序

曾经看过一篇英国人所写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中国是由上千个雷同的城市构成"，本人深以为然。的确，由于中国的城市多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战乱的废墟中建起的一座座新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及特定的政策影响下，中国不同的城市建设与发展有颇多雷同之处，而与这上千个雷同的城市相匹配的，是这每个城市的黑社会发展历程。相信这上千个城市在20世纪80年代都出现过类似"菜刀队"之类的犯罪团伙，也出现过以某个大型国有工厂子弟为主的地痞流氓团伙。到了上世纪 90年代，则出现了许多背景不明的"讨债公司"。

本人从没混过一天黑社会，既没混黑社会的能力更没混黑社会的胆子，出生在市区人口不足百万的中国东北某市，现在混迹于上海，做个小白领，勉强温饱。虽然从没混过黑社会，但我的家庭却与某位20年来的公认"大哥"有着很深的渊源，二十几年来的风风雨雨我确定见过不少。

写作本书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教唆朋友们学坏，我相信， 80%的朋友，看了这本书都会下定决心一辈子不混黑社会！同时，我希望正在混黑社会的或者正在当"大哥"的朋友看到这部小说，能少一些暴戾。可能这部小说会写得很长，甚至上百万字。虽然书里基本上全是二十几年来我家乡之地痞流氓和黑社会的事儿，但是我希望大家看到的并不仅仅是这些。我希望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在过去二十几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改变了什么，人们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又有怎样的变化。

我想探讨的是：社会与人性。

去年春节，在本文主人公家中玩的时候，无意间翻开了他家那本堪称"黑社会形成之活字典"的影集，感慨颇多。

不变的东西有两样：

1.这位大哥一直坐在最中间。

2.拍照片时，这在座的大哥都笑得像朵花，灿烂极了。改变的东西有三样：

1.照片上每年的人都不一样，擦掉的人或者是因为消失了，或者是因为被正法了，或者是因为跑路了，或者是因为正躺在医院里，或者是因为在服刑，或者是因为残疾了。

2.越往后翻，我觉得里面的人眼神越来越复杂，尽管他们都笑得很开心。

3.从的确良中山装到毛料中山装到白色中山装，然后再从白衬衣大红领带到最后的黑西装黑领带，衣服越来越讲究。简直就是一部我国男性正装的演变史。

相册里大多数的人我都认识，他们的人和事我都了解个大概。看到有些人我想落泪，看到有些人我觉得惋惜，看到有些人我觉得不齿。从那天起，我决定写点东西。

我准备把这部小说分成四部分，依照二十几年的时间推进。第一部分写1990年以前的事情，因为我觉得那时候的流氓很纯真，很古典，他们打架是由于骨气与义气，不求名利。第二部分写 1990-1996年之间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从那一阶段，很多流氓的人生观改变了，都成为拜金主义者。第三部分写 1997-2000年的事情，这时的流氓已经具备了黑社会性质。第四部分写 2000年至今的一些事。

在接下来的文字中，我将以几个 20世纪 80年代的年轻人为主线讲述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中，有欢欣也有哀伤，有相聚亦有分离……但正是因为有这些，才构成了我们的生活，不是吗?

接下来的故事里，二狗就是我，我就是二狗。

第2节：引子(1)

引 子

讲一件和本文毫不相关的故事作为引子，以祭奠一位12年前去世的二狗的同学。

2007年的圣诞节，二狗在去淮海路的时代广场和几个朋友吃饭时，看见门口立着一个足有五层楼高的紫色圣诞树。当看到这棵超大的圣诞树时，二狗的心为之一颤，因为这棵树似曾相识。十几年前，曾有一位憨厚耿直的同学，在送了二狗一张画有与这棵圣诞树颜色和外形极其相似的圣诞贺卡后，闯下了弥天大祸。至今，二狗的老家里，依然珍藏着这张贺卡。

那年二狗上初三，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兼英语课代表。

初三上学期刚开学，班里就转来了一个姓氏很奇怪的新同学--同学们都不认识那个姓到底读什么，甚至很多老师都不认识这个姓。所以为了方便起见，都叫他光辉。光辉是从农村转来的，刚刚搬到城里，他的父亲在建筑队打工，妈妈则在家里给人干些织毛衣之类的零活，生活很困难；他是家中的独子，年龄比同班同学都大上两三岁，他那年 17岁了。为了能让他进市区的中学，他的父母不知道想了多少办法。

光辉为人憨厚、朴实，乐于助人，看到他的长相就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少年闰土"。由于他刚从农村转学而来，所以衣服比较破旧，也比较邋遢。他学习极为刻苦，但成绩始终在中游，尤其是英语水平更差，他说的英文，基本上只有他自己能听懂。所以，班主任让他与班里英文水平最好的女生同桌，之前她是二狗的同桌。但是那个女生嫌光辉邋遢，很不愿意和他说话，打心眼儿里瞧不起这个同桌。所以当有问题时，光辉通常都回过头来请教二狗。由于二狗从小就被父母下放到乡下的奶奶家，所以对光辉一点偏见都没有，而且觉得他人很好，很愿意为他解答问题和跟他交朋友。

一来二去，二狗和光辉就成了好朋友，上学、放学时，二狗经常骑自行车送光辉回家。送他回家的原因是光辉根本买不起自行车，在1994年到1995年那会儿，自行车对于一些穷人来说，依然是奢侈品。而二狗由于家庭条件还可以，上初二时家里就给二狗买了一辆"赛车"，说是赛车，其实就是自行车上有了变速之类的功能。现在二狗还记得那辆自行车，红色的，1100元买的，是初中时全校第一辆"赛车"。

二狗和光辉家顺路，所以总是载光辉一段，由于班里很多同学瞧不起光辉，所以光辉对二狗更是感激不尽。当他知道二狗的父母由于工作忙，没时间给二狗做早饭之后，每天早上都带一张他妈妈烙的饼给二狗吃。

现在二狗还记得光辉妈妈做的烙饼的味道，里面松软外面酥脆，非常好吃。

事情发生在光辉转学来的那个冬天。冬天的体育活动课一般都是自由活动，而当时最流行的运动是羽毛球。

那天，一个女生把羽毛球打在了体育器械室的房檐上。体育器械室是学校外面的一间小平房，大约 2.5米左右的高度，同班的男生谁也上不去，当时又只有这一个羽毛球，大家都很着急。

这时光辉站出来了，说："我试试吧！"乐于助人是光辉的天性。

同学们都很振奋，有人说要帮光辉"打肩"（就是说让光辉站在他的肩膀上），光辉笑着说不用。

只见光辉倒退十几步，然后极快地助跑，跑到房下第一脚踩上了窗台，然后借助跑之势向上一跃，左手抓住平房顶下面的一个很宽的棱，左手用力，右手就搭上了房顶，右手再用力，左手就摘下了落在房顶的羽毛球。摘下以后又按原来的套路稳稳当当下地。

身手太好了！光辉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同学们当时都看呆了。简直像是电影里的飞贼！被惊呆的不仅仅是同学们，还有路过的一个王姓的年级组长和二狗的班主任--一位冯姓女英语老师。

"道行不浅啊。"王姓的年级组长发话了，也不知道是在夸光辉还是在讽刺光辉。

"多危险！以后不许再上去了！"冯老师认为，王组长是在骂光辉。

"再这样上去我要找你家长了！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淘，以前我怎么没发现！"冯老师继续说。

光辉低着头，说："冯老师我以后再也不上了。"

冯老师和王组长点点头走了。

第3节：引子(2)

事情就发生在冯老师和王组长走后不到 5分钟--班里一位叫韩千的同学又把羽毛球打到了器械室的房顶上。活动课还有十几分钟才结束，韩千还想继续打羽毛球，但他上不去房顶。这个韩千矮矮胖胖，学习成绩不错，但平时在学校里嚣张得很，因为他有个叫韩炳的堂哥堪称初中的一霸。

这时，韩千想到了光辉。

"光辉，帮我把羽毛球拿下来，谢谢。"韩千笑着说。

"冯老师不让我上，你们也听见了。"光辉说。

"没事儿，冯老师现在也不在。"韩千说。

"不上！上又要挨训。"光辉拒绝了。二狗知道他太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来市区念书的机会，最怕的就是老师。

"你他妈的上不上？"一向瞧不起光辉的韩千有点火了。

"不上！"光辉再次拒绝了。

"好！你不上，你不上我打死你！"韩千火更大了。

"打死我也不上！"光辉脾气很倔。

话刚落地，韩千冲上去就对着光辉脸上打了一拳。

光辉人很老实，没敢还手。

"你上不上？"韩千见光辉没敢还手，更嚣张了。

"你凭什么打我？我就不上！"光辉更倔。

韩千又朝光辉踹去。这下光辉躲了过去，并且伸手抓住韩千的腿用力向后一拽，韩千摔在了地上。

那天地上全是雪，韩千摔得极狼狈。同学们"哄"地一下笑开了。

韩千恼羞成怒，从地上爬起来就和光辉厮打在一起。光辉也被惹恼了，两人打得不可开交。同学们多数都在看热闹，没几个人劝架，即使有人劝架，也是帮着韩千拉"偏架"。二狗也冲上去拉架，可两人打得火热，根本拉不开。

这时，冯老师冲了过来，扯着她那特有的高八度的嗓门喊："别打了！"

上初中的孩子都很怕老师，一听见班主任在喊，两人都停下了。

停下来才看清，虽然有人帮韩千拉偏架，但他还是吃了亏，鼻子被打破了，脸上全是血；而光辉看起来没什么大问题。

"都来我的办公室！"冯老师又扯着她那大嗓门喊。

光辉和韩千都低着头跟着冯老师走了。

10分钟后，活动课结束，二狗作为英语课代表去冯老师的办公室拿家庭作业。一进办公室的门，二狗看见只有光辉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韩千由于鼻子流血不止，去学校的医务室处置了。"光辉，为什么打架？"冯老师第一句就问。

"韩千打我！"光辉说。

"打你！他为什么不打别人？"冯老师恶狠狠地说。

"……"光辉一向木讷，被冯老师这句泼妇似的怒喝问得说不出话来。

二狗在初中三年里，曾无数次听过该老师如此"断案"，仿佛这句"他为什么不打别人"是她认为最经典、最有道理并且还是最能把学生问得说不出道理的话。在二狗小学、初中、高中的这 11年岁月里，经历过多个像冯老师这样蛮不讲理的老师。

如果冯老师能认真地听光辉解释，而不是把韩千和光辉同罪论处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事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当天下午，在"葫芦官乱判葫芦案"以后，两人出了冯老师办公室的门，韩千就对光辉撂下一句："你等着！"

下午放学，二狗像往常一样骑车载着光辉回家。离开校门还不到200米，他们就被韩千等五个人拦住了，其中有韩千的堂哥韩炳。很明显，韩千是找堂哥替他报仇来了。

"二狗，你下来，没你事儿。"韩千说。

"你要打光辉？都是同班同学，打什么啊？"二狗想打圆场。

"二狗你别管，今天我就是要收拾他。"韩千恶狠狠地说。
"今天我在这里，咱们都是同学，你们谁也别动手！"二狗说。

第4节：引子(3)

二狗知道韩千有欺负光辉的胆子，但绝对没有欺负自己的胆子。虽然二狗很老实从不打架，但是大家都知道二狗的干哥是赵晓波。赵晓波不但是黑道一哥--赵红兵的亲侄子，而且他本人也已经是鼎鼎有名的混子。赵红兵把二狗从小带到大，两人感情至深。借韩千和韩炳几个胆子，他们也不敢动二狗一指头。

"二狗，闪开。今天我非得废了他！"看来韩千是恼了，二狗怎么劝也不起作用。

韩炳先动的手，把光辉从自行车上拽下来就是一脚，紧接着其他的人一哄而上，朝着光辉的头部乱踢。他们穿的全是当时流行的军勾皮鞋，踢一下不好受。

二狗扔下自行车冲上去拉架，但是打光辉的至少三个人，凭二狗一人之力根本没办法拉开，他心急如焚。

这时七八个放学路过的同学赶了过来，其中有几个女生，看见光辉在这边挨打，也放下自行车跑来拉架，其中就有光辉的同桌。韩千他们看见有女生拉架，也不好意思再打，就放开了光辉。

被放开的光辉满脸是血，像一头猛虎一样冲向了韩炳，冲上去就是一拳。就这一拳，便打掉了韩炳的一颗门牙。

这个憨厚的农村孩子彻底被韩千和韩炳几个人激怒了。剧痛中的韩炳火冒三丈，又要伸手抓光辉的头发。这时，二狗和同学们挡在了光辉的身前。

"要打他，先打我吧。要不我把晓波找来评评理？你要是觉得晓波不行，

我找红兵给你评评理！"二狗说。虽然二狗极少向别人提及他与社会青年们

的关系，但是同学都知道赵晓波经常来学校找二狗，赵红兵也开车来学校接

过二狗几次。

"这事儿没完！"韩炳捂着嘴，带着韩千等人走了。

光辉是那种脾气倔犟的农村孩子，受了欺负还不敢让家里人知道，于是

没敢直接回家，而是在二狗家洗了又洗。

"韩千他们也太狠了，怎么这么打？"二狗说。

"我觉得他们还会找我。"光辉担心地说。

"不会的。实在不行，过几天我带赵晓波去找韩炳他们，没事儿。"二狗没太当回事。

这件事也就成了二狗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如果二狗当天晚上就去隔壁找赵晓波或者赵红兵，后面的事儿也就不会发生了。

二狗并不是因为懒才没去找，而是因为：

1.二狗认为韩炳不会再去找光辉报复，当时他说那句"这事儿没完"只不过是在吓唬人。

2.虽然赵晓波是他从小到大最好的玩伴，而且还是爸爸的干儿子，但二狗不大愿意和他这样的人过多接触。

3.赵晓波心狠手辣，出手太重。如果把他找了去，他非把韩炳毒打一顿不可。到时候韩炳要是告诉了学校，二狗还要被处分。二狗一向怕事，非常怕事。

挨打的第二天一早，二狗发现光辉带了一把水果刀。那把水果刀是黄色的柄，刀刃很长，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很是锋利。光辉就把这把刀插在腰间的皮带上。

"你怎么带刀来学校？"在两节课后的课间操时，二狗忍不住问。

"防身。"光辉说完还憨厚地笑着。

"在哪弄的？还是放书包里吧。"二狗说。

"跟家里撒谎要了 5块钱，花了两块 6买了这把水果刀，还给你买了这个。"光辉说着，递给了二狗一张很大的贺卡。

当时的贺卡都很小，大概只有 64开纸那么大，而光辉给二狗的这张，足有 16开纸那么大，上面画着一棵紫色的、很大的圣诞树。而且，不同于其他平面贺卡的是，这张贺卡表面贴着很多亮晶晶的小星星，很是高档。二狗当时已经收到了二十几张贺卡，但没一张有这张高档，这张贺卡至少两块钱。平时连 1毛钱买个棉花糖都舍不得的光辉，却给二狗买了这么好的一张贺卡，二狗很激动。至今二狗还记得贺卡里写的一句话：是鸿鹄总能飞翔，愿你成为搏击长空的鸿鹄。

第5节：引子(4)

"谢谢你，光辉。"二狗说。

"呵呵，不客气。"光辉说。

"你去吧，我今天留教室值日，不上操了。"二狗说。

"真幸福，我走了。"光辉说。

这是二狗听光辉说的最后一句话。

由于没有去上操，所以事情的具体经过二狗没看见，以下的内容都是一名目击者的描述：上午的课间操结束后，韩炳和他的几个同学就找到了光辉，把光辉拉到教学楼的后面一阵拳打脚踢。在他们殴打的过程中，光辉拔出了那把黄柄水果刀。由于头发被抓住并且头被按了下来，弯着腰的光辉根本看不清前面是谁，被打得失去理智的他拔出刀直接朝面前的人连捅了几刀。

光辉捅到的人就是韩炳。

连捅了 6刀，刀刀致命。其他围着光辉殴打的人吓得四散而逃。

随后，光辉被校警带走了。二十分钟后就得到了消息：韩炳在送往医院的途中身亡。

二狗印象最深刻的是韩炳的妈妈，那是个头发花白、看起来年龄远大于

实际年龄的中年妇女。她那撕心裂肺的哭声始终萦绕在二狗的耳边。

"还我儿子！"韩炳的妈妈那双满是老茧、被冻裂的双手抓住了刚刚走进教室的冯老师的领口。

"你儿子是学生杀的，又不是我杀的。"冯老师依然是那种泼妇的表情。

"还我儿子！"已经失去理智的韩炳的妈妈依然用嘶哑的嗓音重复着这一句。

"你再抓我，我就找校警了！"冯老师怒气冲冲地说。

"还--我--儿--子！"韩炳的妈妈已经没力气再喊了，身子瘫了下去。

"松开！"冯老师看样子火气很大，拉开韩炳妈妈的双手，气冲冲地走出教室。韩炳的妈妈则趴在讲台上抽泣，班里的几个女生把她扶起来，送了出去。

韩炳的妈妈刚进教室，二狗就认出她是在铁路工人文化宫前卖瓜子的老太太，以前一直以为她至少有 50岁，没想到她的儿子才 15岁。事后知道，韩炳的爸爸去世得早，韩炳的妈妈又没什么文化，只能在铁路工人文化宫前摆一个卖瓜子的小摊，三毛五毛地赚钱供韩炳读书。韩炳就是她的精神支柱，是她活下去的希望。如今，韩炳死了。

从那以后，二狗再也没有见到韩炳的妈妈在铁路工人文化宫前卖瓜子。直到三年以后的一个端午节，正在上高三的二狗骑自行车路过另一个电影院--东风剧场时又看见了这个老太太：她坐在马路边，头发已经全白了，很凌乱，脸上布满皱纹，虚弱得很，看起来有六十几岁的样子。她手里拿着一根木棍，木棍上挂着几个纸做的葫芦。当地的风俗就是于端午节在家中的窗户上挂个葫芦。

"阿姨，多少钱？"二狗停下自行车问。

"一块钱一个。"韩炳的妈妈说话的时候都没有抬起双眼。

"一共多少钱，我全买了。"二狗拿出早上妈妈给的10块午饭钱买下了 7个葫芦。

"孩子，找你的钱。"韩炳的妈妈找了 3块钱给二狗。二狗看见她的嘴角挂着一丝微笑。

二狗拿了葫芦骑上自行车，心里沉沉的、酸酸的。韩炳欺负人的确是不对，但他需要付出生命为代价吗？因为这点小事而死在最美好的时光里，值得吗？而光辉呢？这个总是憨笑的农村孩子，由于杀人时已满 16周岁而成了少年犯，7个月后被其他犯人打死了。他只比韩炳多活了 7个月，同样为此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世界就是这么奇妙，有的流氓打打杀杀一辈子，到了四五十岁还活得好好的。而有的人，一辈子只打了一架却死了。

两个如花的生命就此凋谢，其中的一个就是被下届、下下届的同学们称为"学校建校百年以来最大的流氓"的、"臭名昭著"的光辉，那个憨厚朴实、总是对二狗说"二狗，吃饼吗？我妈妈烙的饼"的光辉。

第6节：引子(5)

心酸，泪下。

和本文内容无关的事情到这里就讲完了。二狗之所以讲这个故事是想说:

1.该死的人总是不死，不该死的人却早早死去，这是天意吗?

2.人在犯了错以后，受到更大惩罚的可能是他的父母和那些爱他的人。

3.或许善良或曾经善良的人由于种种原因却成为人们眼中十恶不赦的恶棍。

4.在某些人变为恶棍的过程中，一些看似正派的人士本应该为其承担责任。

接下来的文字中，将出现几个曾在祖国南疆的老山前线上为保卫祖国领土和人民安全而浴血奋战、在潮湿的猫耳洞中度过自己战斗的青春、在越南鬼子的隆隆炮声中奋勇杀敌的退伍兵。在退伍几年后，他们的三棱刮刀和双管猎枪却转向自己曾愿付出鲜血和生命为之保卫的同胞，这又是为什么？这几个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或许还有光辉的影子。

第7节：一、赵红兵和他的战友们(1)

第一章

复员

一、赵红兵和他的战友们

1985年临近春节的某天，孔二狗终于结束长达 3年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生活，被一辆 212小吉普接回了城里。

孔二狗人生第一次开始记事儿，好像就始自那天。多年以后才知道，由于以前二狗爸爸单位分的房子冬天漏风、夏天漏雨，不适合幼儿成长，所以二狗在断奶后，就被送到乡下的奶奶家抚养。直到 1985年底，二狗爸爸的单位科级以上的职工分了新房子，每家都是带院子的二层独楼，一共分了七家，由于二狗爸爸刚刚当上科长，正好分到一套，所以就把二狗接了回来。正是这里的邻居，让二狗见到了许多像二狗这样本本分分的人可能一辈子闻所未闻、想都不敢想的腥风血雨。

二狗回城后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赵爷爷。那天进了城再七拐八拐之后，车终于停到一排小二楼前。二狗爸爸打开第一道门进了院子，兴冲冲地去开第二道门也就是房间的门，却怎么也打不开，好久都打不开，急得满头是汗。

由于天气太冷再加上想奶奶，孔二狗这时大哭了起来。他刚干号没几声，就听隔壁院子里一句声如洪钟的吼："小孔！怎么啦？"二狗从来没听过如此中气十足的吼声，直到 20多年后，他依然认为这是他人生中所听见的最爷们儿的一嗓子。二狗顿时就被吓得不敢哭了。这时，二狗爸爸说：

"赵局长，我家门锁坏了。

隔壁院子里又发话了："哈哈哈！我来看看！"连笑都笑得这么中气十足。门响了，进来一个穿深蓝色毛料中山装的五十几岁的老人。这老人的腰板就像枪杆一样笔直，长着一张坚毅的脸，脸上没什么皱

纹，两侧的脸颊上却有两道极深的竖纹，目光炯炯，十分精神，眼睛上面是两道又黑又重的英雄眉。老人进来后没跟二狗爸爸说话，直奔二狗而去，掐住二狗的腮帮子又吼了一句："让你哭！哭巴精！"他脸上没一丝笑意，这六个字说得斩钉截铁。二狗顿时被这个威严的老人吓得呆住了，再也不敢哭了。题外话，二狗虽然成年以后老老实实，小心本分，但小时候可不是善茬，其顽皮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能号。两三年后的某个周末，他在妈妈办公室里和一群小朋友一起看电视，由于妈妈的同事换了一个台，把《黑猫警长》调没了，二狗连号了四声"我--要--看--黑--猫--警--长"--据江湖传言，当时一栋楼里所有的人都听到了这几声怒吼，几乎所有人的心都为之惊悸。而后多年，当天和二狗同时看《黑猫警长》的小朋友在恐吓其父母时，最常说的一句就是："小心我像二狗那样号！"二狗当时之所以没号第五声，是因为他妈妈轻描淡写地说了句："你赵爷爷来了。"二狗当时就吓得呆住了，老实了。

那个老人接过二狗爸爸手中的钥匙，拧了几下也没拧开，老人拧着眉头没说话，转身走了。

5分钟后老人回来了，手里多了一支铅笔、一把小刀和一张纸。只见他拿起小刀开始削铅笔的铅芯，不一会儿铅芯的粉末就在纸上

堆成一小堆了；他拿起纸，包着铅芯的粉末开始往锁孔里慢慢倒，倒了一些以后又拿起钥匙，轻轻一转，嘿！锁还真开了！

"哈哈哈！开了！这就是润滑剂！"老人爽朗地大笑着说。

"赵局长，进来坐坐，呵呵。"二狗爸爸说。

"好！"老人爽朗地答应了。

老人进了二狗家，二狗妈妈去烧水，二狗跑来跑去。在这个新家里，二狗感到十分新鲜，楼上楼下跑了好几圈。这天，他第一次见到了楼房，第一次看到了电灯，第一次……

"听说红兵复员回来啦？"二狗爸爸问。

"哈哈，是啊。"老人说。

"听说红兵在战斗中立了个人三等功？"二狗爸爸又问。

"哈哈哈哈，是啊，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老人又大笑着说。

"好几年没见过红兵了，春节休息时可得好好聊聊。"二狗爸爸说。

"不耽误你们了，我走了。"说完老人转头就走了，行动如风，二狗爸爸居然也没挽留。

在开门时，老人又说了句："小孔，你家也就三口人，现在咱们又是邻居，今年春节就在我家过吧！"这句话既像是邀请又像是命令。

二狗爸爸也没客气："好！就这样决定了。"

在这简短的对话中二狗发现，这个老头爱爽朗地大笑，说话斩钉截铁，废话不多，还有点爱讲粗话，威风得很。一直到他去世，他都是二狗最敬畏的人。

二狗后来才知道，这个老人姓赵，是市里组织部部长，年底刚刚调动工作，春节以后去新单位。在这之前他是二狗爸爸单位的局长，而二狗爸爸就是他的秘书。单位里有很多"文革"前的大学生，而赵局长最器重二狗的爸爸，与二狗爸爸既是同事又情同父子。二狗爸爸从毕业到现在，一直追随着他。

而他们所说的红兵是赵局长的二儿子，他作为一名侦察兵刚刚从老山前线回来。红兵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由于家教颇严，兄弟几个都是安分守己的好市民。而他们的妈?则由于成分不好死于"文革"之中，赵局长丧妻之后没有再娶，有什么事儿就去妻子的遗像前说说，老两口感情极深。赵红兵已经成年的哥哥姐姐都在市里安家落户，所以，这座小二楼只住着赵红兵和赵局长两个人。

二狗在第二天早上就看见了赵红兵，一大早他戴着大棉手套，头上戴着棉军帽在扫雪。都说是各扫门前雪，而赵红兵一早上就把一排七栋的门前雪全扫完了，就剩自家门口的雪没扫。扫得那叫一个干净，就连扫出的雪堆都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几个雪堆的距离也几乎相同。他看见二狗爸爸骑着自行车带二狗出来，愣了一下就扔下大扫

把，大喊了一声："孔哥！"接着冲了过来，冲到二狗爸爸面前就是一个熊抱，把二狗爸爸的自行车差点没撞倒。

然后他摘下一只手套，掐了二狗的脸一把问："你叫什么名字？"

"二狗！"二狗也扯着嗓门说。

"哈哈，好听。"赵红兵说。

这时二狗仔细地端详了赵红兵：大眼睛，高鼻梁，有着和他爸爸一样的英雄眉，和他爸爸长得很像，但比他爸爸帅许多，他爸爸是国字脸，而赵红兵的脸则较为瘦削。这样介绍还是太抽象，其实他长得比较像黄晓明--如果说黄晓明长得可以打95分的话，那他可以打96分，因为他比黄晓明的眉宇间多了一股英气，那种英气仿佛只有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年轻人才有。

第8节：一、赵红兵和他的战友们(2)

小孩子总是对长得顺眼的人喜欢一些，二狗觉得，以后跟着这个叔叔玩肯定不错。

"红兵，你壮了。"二狗爸爸说。

"孔哥，你胖了。"赵红兵说。

"这几年挺辛苦吧。"二狗爸爸说。

"为人民服务！"赵红兵吼了一声，并摆了一个正规的军姿，"啪"地一下行了个礼。

"哈哈。"他把二狗爸爸和二狗都逗笑了。

"我带二狗去剃个头，快春节了，正月不能剃头，现在早点去，省得排队。咱们回来聊。"二狗爸爸说。

"好嘞！"赵红兵笑着说。

二狗爸爸带着二狗骑车离开了二三十米，赵红兵在后面喊了一句："孔哥，我爸说你们家春节来我们家过！热闹！"

"知道啦。"二狗爸爸笑着回答说。

这是二狗第一次见赵红兵，英俊爽朗的赵红兵给二狗心里留下了很不错的印象，奶奶他们全生产队，乃至全村、全乡也没一个看着这么精神的小伙子。

大年三十的下午，二狗全家就去了赵局长家过年，下午三点多时先吃了午饭。人多果然热闹，赵爷爷的儿女中除了赵红兵以外都结婚了，而且都有了孩子，孩子基本上都是1980或1981年出生的，和二狗差不多大。二狗很快就忘了离开奶奶的痛苦，和赵爷爷的孙子、孙女玩成了一团。二狗和几个小孩在一楼玩，大人们找到自己的位子挨个坐好。赵爷爷众星捧月似的坐在最里面，外面是他的几个儿女和二狗的爸妈，好热闹的家庭聚会！一向严肃的赵爷爷那天显得十分开心，话也格外多。赵爷爷当领导当习惯了，吃饭前总爱说几句。看见他要

说话，儿女们都自觉地肃静了，把筷子放在桌上，几个小孩子也安静了下来。

赵爷爷说："今年我市粮食大丰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市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民今年能过个好年！""可喜啊！"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赵爷爷的家宴只要超过六个人，一准儿变成党代会。老革命就是老革命，不服不行。

说完这些以后，赵爷爷顿了顿，说："对于我们家来说也有好消息，那就是红兵光荣复员。来！我们为红兵干杯！红兵，从今天起，爸爸允许你在家里喝酒，因为你是大人了，但除了过年你不许喝多。"大家一起举起酒杯，喝着辛辣的五粮液，场面十分温馨。

不一会儿，大人们喝得都有点多了，小孩子们也开始吃饭了。二狗由于刚从农村回城，不大懂规矩，坐在妈妈的身上就伸手去抓桌子上的点心吃。手刚伸出去还没等抓到东西，随着一声脆响就感觉手背一阵火辣辣的剧痛，二狗的手被赵爷爷手中的筷子狠狠地抽了一下。

从那天起二狗知道，吃饭必须用筷子，千万不能用手，尤其是在人多的时候。而且这也让二狗养成了一个习惯，甚至是恶习，那就是：无论任何东西，都必须用筷子塞到嘴里才敢吃，用手抓的不敢吃。上大学时被同学嘲笑吃馒头用筷子夹却不用手抓，上班以后被同事嘲笑在吃手抓小龙虾的时候非跟服务员要筷子。当年那一筷子的功效长达22年之久，可能赵爷爷也没想到。

大人们的酒越喝越热闹，舌头也慢慢短了。赵红兵酒量不行，没喝多少就已经醉了，兴奋地讲着和越南人打仗的事儿，边说边伸出双手比画。

这时二狗爸爸和二狗同时发现，赵红兵的右手有三根手指都只剩下最后一节指节，其他的全没了，而断的指节已经长好了肉，显然是老伤。

"红兵，你的手……"二狗爸爸惊问。

"在战场上被溅起的石头砸的。"赵红兵故作轻松地回答。

屋子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事后才知道，赵红兵复员以后很不愿意让人提起他的残手。冬天的时候，他总带着一副大棉手套；回到家里就把手攥起来，由于断的三根手指还剩下最长的那一节，所以攥起来还真看不出来；更多的时候，他把右手放在衣服口袋里。虽然手指头已经断了5个月，但他还很难接受右手残疾这个事实，他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希望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件事。

第9节：一、赵红兵和他的战友们(3)

这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聪明能干并且心地善良。从他十六七岁起，几乎全市同龄人都认识他。他篮球和乒乓球打得都很好，他家又可以算是高干家庭（赵爷爷是副厅级干部），所以，赵红兵是十足的少女偶像。退伍以后，军旅的磨炼让他又平添了几分英气，这更让全城的待嫁少女为之着迷。

就是这样的一个青年，如今却成了半个残疾！他才22岁啊！

或许，上帝真的是嫉妒世界上有这样的男孩子存在。

他那极强的自尊心和断指给他带来的自卑心理，注定了他悲惨的后半生。

二狗在成年后的某次春节聚会时听到他说："二狗，二叔我后悔选择了这条路。"

二狗说："二叔，你复员以后的状态和你的性格注定了你要走这条路。"

他说："或许还可以不走。"

二狗问："为什么？"

他缓缓地说："医疗条件只要稍微好一点点，或者医生只要用心一点点，我的手指根本不需要截。"

二狗无语。那天也是大年三十的下午，距上面提到的那次聚会，已经整整 20年。窗外，同样飘着鹅毛大雪。这 20年，二狗从一个刚记事儿的傻孩子变成了一个精壮的小伙子。赵红兵由一个身背战功与荣誉的退伍军人变成了全市最恶名昭著的黑道大哥。那时的二狗，应该和 20年前的赵红兵同岁。不同的是，二狗在 22岁时对人生充满了憧憬与希望，而赵红兵当年则因为断指满是悲观和绝望。

这年的大年初一，赵红兵介绍二狗认识了和自己同时复员的三个战友--费四、小纪和李四。所谓的战友并不是在同一个连队的战友，而是在这座城市同一年入伍，然后在同一个集团军里参军。由于市区

里当兵的名额有限，所以即使不在同一个连队也倍感亲切，而且这几个人在高中时就是同学，所以来往比较多。

李四和赵红兵一样是侦察兵，费四和小纪都是炮兵，虽然这四个人都不在同一个连队，但是都参与了老山的轮战。

费四高大强壮，个头足有一米八五，长得虽然不帅气但非常有男人味。他嗓门极大，浑身上下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一看就是忠厚朴实的人。他复员后分配在工商局开车，春节前已上班。

李四转业后在市政府做勤务员。他黑黑瘦瘦，高鼻梁，有点儿驼背，眼皮比正常人长很多，一双眼睛总像是睡不醒似的耷拉着，有几分像大烟鬼，没事儿总打哈欠。李四话不是很多，但每句话都能切中要害。

小纪复员后被安置到离市区近30公里的一个小镇上工作。他不愿意去，就在离赵红兵家不远的地方开了个废品回收站，不仅收废铜烂铁，也收一些

从工厂机器上偷下来的零部件和文物什么的。此人总是一脸坏笑，嘴角斜着，让人觉得他总是不怀好意。

说实话，二狗虽然从小和他们一起玩，但基本都是只知道昵称。他们的大名，二狗还是多年以后看到市法院门口贴出的" XXX因为 XX罪被判有期徒刑 XX年"的告示才知道的。

正所谓观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春节时，二狗终于见识了赵红兵的这几个战友究竟有多能折腾。

大年初一那天，费四和小纪先到赵红兵家拜年。赵爷爷由于是领导干部，大清早就去市宾馆参加团拜去了，家里就剩赵红兵自己。上世纪80年代中期，能玩的东西并不是很多，并不像今天那样令人眼花缭乱，所以，春节时的烟花炮仗是当时最受年轻人欢迎的东西。我所在的城市大年初一讲究"迎财神"，就是一早上放鞭炮和双响。费四、小纪和李四的到来，让二狗所在的家属院里的所有人都大开眼界。

说到这里，必须说说费四是怎么放"双响"的。平时大家放双响，是把双响立在地上，点燃引线，转头就跑。但我所在的这座城市，民风自古以来都比较彪悍，大人小孩都把双响拿在手里，轻轻捏住双响的上方，点燃引线后在手里炸响一次后，双响自动弹上天，在天上炸响第二次，这也是火箭的原理。这样干虽然安全系数不高，但是一般情况没什么大问题，除非双响炸底。

第10节：一、赵红兵和他的战友们(4)

可姓费的这位爷怎么放双响呢？他右手牢牢攥住双响，左手点燃引线，双响第一响在手里爆炸，他依然不让双响飞出去，还是用力牢牢地攥住，直到第二响的前两秒左右，才像扔手榴弹一样把剩下的半截双响扔出去，基本上每次都会在他 5米之内爆炸，响声极大。别人吓得看都不敢看，费四却哈哈大笑，仿佛只有这样玩才算过瘾。可能在费四这样的炮兵眼里，那根细细短短的双响实在不足为惧。

二狗爸爸给了他一句简短的评语：牲口。

费四这样干顶多就是胆子大、不遵循规律，而小纪的做法则是异常血腥。那时赵红兵家新养了一只黑背狼狗，小纪一进门就对这只狼狗产生了兴趣，只等赵红兵说了句"放鞭炮去"，小纪便一个箭步蹿过去，把一挂500响的大地红钢鞭，牢牢地系在狼狗的尾巴上。还没等狼狗明白是怎么回事，小纪已经把这挂鞭给点燃了。那挂钢鞭特别响，狼狗受了惊，开始狂吠乱窜，先在院子里跑了大概十几秒，然后慌不择路地上了墙，接着从墙上又跳上了二楼的楼顶，继续在二楼的楼顶上惊吠着狂奔。这只可怜的狼狗无论怎么跑，也脱离不了绑在尾巴后的那挂 500响的钢鞭。狼狗足足在二楼的楼顶上来回逃窜了两三圈，鞭炮总算炸完了。鞭炮虽然停了，狼狗却依然吓得两腿哆嗦。

鞭炮的巨响、狼狗在房顶上狂奔的凄惨号叫、小纪的狂笑，这组镜头给二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正在这时，参加完团拜的赵爷爷回来了。推开门时，他正好看见自己的爱犬尾巴上绑着一挂鞭炮在楼顶狂奔的那一幕，当时就气不打一处来，直接朝小纪走了过去，上去就是一脚。二狗不得不佩服赵爷爷，因为他根本没看见是谁系的鞭炮，但他准确无误地踢了小纪一脚。看来赵爷爷对赵红兵这几个朋友是了如指掌。

在那天来拜年的赵红兵的三个战友中，只有李四一人没在鞭炮上玩什么花活儿。二狗当时认为这个叔叔比较老实，没那么多花花肠

子，但是没过五天，二狗就彻底改变了印象。

那天是初六，赵红兵带二狗和晓波去李四的单位玩。按当地的风俗，秧歌队该出来了，先是在大街上吹吹打打，然后挨个单位去拜年，说是拜年，其实就是变相地要钱。那年好像有五六支秧歌队，他们挨个要钱，的确能烦死人。而当时，李四则负责给这些秧歌队发钱。

李四也特烦这些简直是逼着人家给钱的秧歌队，虽然领导给了李四钱让他打发这些秧歌队，但李四就是不想给。不给怎么办呢？人家当然有高招。他先拿出一个装复写纸的圆桶，这个圆桶大概有七八十厘米长，直径30厘米左右。他用这个做芯，外面用牛皮纸糊了一层又一层，糊成直径和长度的比例大概和普通双响差不多的样子；外面用春节写对联剩下的红纸包着，又在这个东西下面钻了个孔，塞上了用废牛皮纸做的假引线。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大号的双响诞生了，但这是伪造的，怎么点都不会响。

就是这个假双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年初六上午十一点半左右，也就是李四刚把这个特大号的假双响做完之后，一支秧歌队进了市政府大院，进来就敲锣打鼓地开始扭秧歌，扭个没完，看样子是要一直扭到这个单位出来给钱为止。可是这次，他们等来的根本不是钱，而是一个特大号的伪造双响。

只见李四搂着这个半人高的大双响，从单位的楼门里冲出来后直接撞向了秧歌队，冲的姿势极其像是尖刀班在突击，而抱着那个特大号假双响的姿势则像是英雄王成抱着爆破筒。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几乎每天都有新生的事物，秧歌队里的人看见这个特大号双响都很好奇，边扭秧歌边盯着这个双响看。

第11节：一、赵红兵和他的战友们(5)

哪知李四一直冲进了他们的秧歌队里，把这个假双响戳在队伍当中，扯出引线，然后点燃自己嘴里的那根香烟，作势要拿香烟点这个双响。

试问：谁见到一个半人高、比人的大腿还粗的双响会不害怕?

李四作势要点的那一刹那，秧歌队的队员们发出齐声的惊呼和哀号，队伍马上乱了，由于秧歌队里人人都踩着"高跷"，走路十分不便，于是有的摔倒，有的往院外冲，一时间人仰马翻。而李四则始终扶着那个特大号的假双响，一次又一次地作势要点，而且每次都做出点了但是没点着的架势。李四眯着他那特有的睡眼，咧着嘴猫着腰点双响的架势，的确够逼真的，也够吓人的。

等他第七次作势要点这个双响的时候，秧歌队全体队员已经冲出院外，而且看起来还是心悸不已，个个捂着耳朵，惊恐地看着院内。再没一个人敢进去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院里有个大号炸药包。

这招屡试不爽，初六那天，市政府一分钱都没付给任何一支秧歌队。

二狗现在分析：赵红兵、费四、李四和小纪这群衣食无忧、游手好闲、一个比一个鬼点子多的退伍兵成天聚在一起，不惹事那才是怪事儿呢。但二狗没想到的是，他们会犯下如此之多震惊全市的罪行，这之中活下来的人，都成了拥有独立"码头"的黑道大佬。

第12节：二、你别侮辱军人(1)

二、你别侮辱军人

春节过后不久，赵红兵就被安排转业了。赵爷爷全家和二狗家都为这件事高兴，唯独二狗和侄子赵晓波高兴不起来，因为成天带着他俩到处拿弹弓打麻雀和堆雪人的叔叔要去上班了，只能周末陪二狗和晓波玩了。赵红兵的弹弓准极了，用土制的弹弓打麻雀，三发必有一只麻雀落地。小时候玩过弹弓的应该知道，这个成功率相当高了，因为有很多麻雀被弹弓打中以后不一定落地，落地以后再飞走也极有可能，只有打麻雀的头才可以一击落地。二狗玩了 9年弹弓，玻璃不知道打碎了多少，但是一只麻雀都没打下来过。

赵红兵被分配到某银行的办公室工作。所谓办公室就是负责招待客人，帮领导安排安排活动的地方，是个肥差。由于赵爷爷已经当上组织部部长，加之赵红兵长得精神，穿得利索，虽然当了几年的大头兵，但看起来还是温文尔雅，身上没有经历过战火之后特有的匪气。银行的行长一眼就看中了他，心想：把这小伙子放在办公室，肯定提高银行的形象啊！

可接下来的事情可能是任何人都没想到的。

发生在赵红兵身上的这件事，放在现在肯定不算什么，如果有人现在去纪检委或反贪局去说谁谁谁因为这事儿腐败，那大家肯定会说这告状的人有病。

1986年就有这么个"有病"的人，这个"有病"的人就是赵红兵。

赵红兵所在的办公室，经常需要招待一下其他银行来的客人。几天下来，赵红兵已经十分看不过眼了。这些人号称视察工作，其实来这里就是吃吃喝喝，烧鸡什么的人家根本不愿意动，只爱吃当时流行的"焦熘里脊"、"糖醋鱼"之类的，喝酒只喝茅台和五粮液。上午来视察工作，中午就喝得烂醉，下午连班都不上，直接睡在银行的招待所

里。但是到了晚上，又生龙活虎地大吃大喝，一桌子十几个菜基本没人动， 90%都是废品。

这个叫赵红兵的"病人"有点受不了，他心疼了，心疼国家的粮食和肉。

这个"病人"开始琢磨：我才当兵出去几年？走的时候很多人连饭都吃不上，才这几年，咱们国家啥时候富到这地步了--整盘子整盘子的肉都倒掉？一个领导下来就要十几个人陪？这个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病人"可能没想到，他去当兵这几年，国家是比以前富裕了，但是也没富裕多少。他看到这样的现象，不是因为富裕了，而是因为腐败了。

赵红兵上班第 12天的中午，又一个省里的领导下来开会。半小时后便开始山吃海喝，他们喝了 3个小时，一直折腾到下午 3点赵红兵才回到办公室。主要负责接待的办公室主任姓李，他是赵红兵的直属上司，回到办公室时醉意正浓；而赵红兵作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去陪着喝了点，没喝多。

当然，据赵红兵自己说没喝多，根据二狗对他的了解，二狗认为他那天肯定喝多了，因为他这人不喝酒还好，一喝就多，二十几年来无一例外。没人知道他的酒量究竟有多少，有人说是 8两，有人说是一斤，还有人说是两斤。因为他很少和外人喝酒，但只要喝酒则只喝白的，少则一斤，多则三斤，唯一不变的是他每次都喝多。

赵红兵这个自称没喝多的"病人"踉跄地走进办公室，一进办公室他就看见办公室的李主任正在拿着"绕把子"打电话。当时咱们国家还没有普及程控电话，所有电话都是"绕把子"，先接邮电局话房，告诉它转哪里，然后人家再给转。赵红兵一听，李主任正在跟话务员说转市宾馆，赵红兵心想：这才刚吃完回来又要订桌了？晚上又要腐败了？又要浪费国家的钱和粮食了？

他借着点酒劲抓住李主任的手，挂掉了电话。

李主任笑嘻嘻地喷着酒气说："小赵，别闹，李叔办事呢，给领导晚上订桌呢。"

赵红兵说："没跟你闹。怎么，中午刚吃完，菜都剩下了，这晚上又要吃？"

李主任说："是啊，怎么？不吃怎么办？"

赵红兵说："你们就这么糟践国家的钱？"

李主任终于从赵红兵的语气中听出来这不是在跟他开玩笑了，说："小赵，你今天中午就没去喝酒吗？难道你就没糟践国家的钱吗？"

赵红兵一时有点语塞，说："中午我是去了，但我下次不会去。"

"你爱去不去，别挡着我打电话。"李主任拨开赵红兵的手，终于不耐烦了。

被拨开手的赵红兵火气上来了，操着他们赵家独有的大嗓门吼了一嗓子："你们这帮蛀虫，你们这帮蛆！"请注意，他喊的是"你们这帮蛆"，而不是"你这个蛆"，他这是连行长一起骂了。

"去你妈的，你算个什么玩意，你说谁呢！"李主任也不是善茬。

"我们在老山前线流血，就是为了保护你们这帮蛆吗？"

"你个臭当兵的别以为当了几天兵就可以来教训我了，谁他妈的用你保护！"

"你别侮辱军人！"

"你这个残废不就是靠你爹才……"

这句话李主任没能说完，这也是李主任在之后的半个月里最后的半句话。这?句话之后，整层楼都听到了山崩地裂的一声巨响，然后又听见"哗啦"一声。

在医院里，医生问李主任的银行同事："他这是被什么重物砸的胸部，肋骨折了这么多根？"

"被人打的。"

"被多少人打的打成这样？"

"一个人打的。"

"用什么打的？"

"用脚踹的。"

"踹了多少脚？"

"一脚。"

"被什么人踹的？"

"……"

据说，医生听完以后愣了半天。这可能是他所接诊过的病人中被踢得最惨的一脚，以至他在警察来问话的时候，坚信这不是一个人打的，更不相信只踹了一脚。医生可能不知道，在这一脚里，有着赵红兵对社会现状的惊诧与愤怒，有着赵红兵对断指造成的自卑的发泄，有着赵红兵对那些无耻嘴脸的愤懑，更有着他对现实巨大落差的恐慌。

12年后，赵红兵口中的这只蛆终于被"公正"了。那年二狗上高三，放学时赶上公审大会，看见旁边有一张告示，第 5行写着：原工商银行副行长李 XX在担任市工商银行副行长期间，挪用公款 XXXX万元用于赌博，

第13节：二、你别侮辱军人(2)

现一审判决有期徒刑 11年。

二狗回家后兴高采烈地告诉了赵红兵，没想到，当时已经是黑道大哥的赵红兵听后只是淡淡地说："二狗，他只是一只蛆。你记住，那天我说的是"你们这帮蛆"。"

是啊，一只蛆可以被正法，可全中国那么多只蛆能正法得完吗？二狗直到那天才明白，赵红兵那一脚踹的不止是一个人。

在这之后的 14年里，不知道为什么，赵红兵一直再也没在任何场合中主动提到自己曾经是个当兵的，起码二狗再也没听说过。即使战友聚会，在一起回忆当年一起当兵的事，赵红兵也避而不言，从不参与讨论。

直到 1999年夏天，已经在外面读大学的二狗回家后，听到一个高中同学讲了一个自认为好笑的笑话。虽然已经过去了 8年多，但当时的对话二狗一句都没敢忘，以下是原文实录：

"二狗啊，炸大使馆的时候你们去游行了吗？"

"游了，我嗓子都喊哑了。

"我们也游了，不过特搞笑。

"被炸大使馆又不是什么好事，有什么搞笑的？"

"游行那天基本上全是市里几个高校和中专的学生，可是你知道不，那天游行在最前面、口号喊得最响、别人只游半天他却游行了一整天的是谁？"

"谁？"

"红兵，哈哈，知道不？红兵大哥！他在最前面，身后带着费四等几个大流氓，还扯着一面条幅。游得真欢，从城南走到城北，从城北走到河西，然后又走到棉纺厂。一路上那些小流氓、地癞子一看红兵在游行，全他妈的加入了，从早上走到晚上，身前身后聚集了二百多号流氓，染着黄毛的、剃着光头的、文着身的、光膀子穿拖鞋的什么

都有。走到中午，我们这些学生就都不行了，走到学校附近，人全散了，冲食堂去了。红兵领着那群流氓战斗力倒是真强，走了大半天水都没喝一口。红兵还跟学生说，他当过兵，费四也当过兵，小纪也当过兵，都打过仗，现在国家有难，只要需要他们，他们还去当兵，他们不怕死。太他妈的搞笑了，他们这群奔40的老流氓，居然还想当兵？谁要啊？即使去了也都是大兵痞，靠他们打仗国家早完了。同学都说，现在才知道黑社会也爱国啊。二狗你说他们这是出哪门子洋相，平时少犯点事少砍俩人什么都有了。"

"你他妈的说话真操蛋，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别瞎说！"

"二狗，你怎么了，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滚！"

"……"

看来，赵红兵还是没忘了自己曾经是个"臭当兵的"。

第14节：三、流氓世家(1)

三、流氓世家

一向与人为善的二狗，之所以罕见地对高中同学说出了"滚"字，是因为，二狗没有在他的言语中听出一点点对美国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愤慨，从他的眼神中，也没有读到一丝对客死他乡的三名同胞的同情，更没有从他手舞足蹈的谈吐中，看出哪怕一分一厘对此事的悲哀。

就这样的一个人，他凭什么举着国旗去游行？或许，他只是想去凑热闹吧。

6年以后的 2005年，在上海人民广场临近延安东路的天桥上，加了一宿夜班准备回家的二狗，又亲眼看见了一群嬉皮笑脸地举着"抵制日货"的大横幅游街的学生。看到他们洋溢着兴奋与激动的脸庞上那空洞的眼睛，听着他们喊着仿佛中国已经征服了全世界一样欢快的"抵制日货"的口号声，二狗实在无法跟着兴奋起来，反而心中感到一阵又一阵的凄凉。

当时二狗还拉住一个笑得最欢、喊得最响的男孩子问："同学，这次是因为什么游行啊？是因为有人又去参拜靖国神社了还是……"该同学支吾半天，竟无法回答二狗的问题。二狗的心沉到了谷底。二狗相信游行的人群中有许多爱国且有思想的同学，并且钦佩他们。但从心底，二狗鄙视那些在游行队伍中打着爱国的旗号以参加这盛大的集会为目的的人。或许，他们只是想"赶集"而已。

赵红兵去游行却被嘲笑，那是因为他是流氓，他是黑道大佬，他是几进几出监狱的人。但二狗相信，经历过战火并为此付出了三根手指的赵红兵，爱国程度未必比那些在街上游行的人低。

人一旦被定义为流氓，连爱国都变成了笑料。

由于重伤办公室李主任，赵红兵蹲了半个月的小号。这位李主任在床上躺了三个多月后又去上班了，不过气焰相比以前差了很多。

从小号出来后，赵红兵像是变了个人，成天沉默不语，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其实凭着他爸爸的关系，他完全可以再去银行上班，但他没有，姐姐们怎么劝，他都不去。他在床上足足躺了一个多月，偶尔出门转转。一向严肃的赵爷爷这次也没有过多地批评赵红兵，因为赵爷爷虽然严肃得很，却个讲道理的人，他明白，除了踢那一脚外，儿子做得都没错，说得都有道理，而踢出那一脚，更多的是因为被那句"你这个残废"戳到了痛处，一时冲动才做出傻事，所以没必要过多责备。

其实，赵红兵在想失去工作以后究竟要做些什么，他想了很多。比如想过和小纪一起去经营废品回收站，也想过承包一辆大巴跑运输，还想过自己经营一个小杂货店。总之，只要当时能够想到的职业，赵红兵基本上全考虑了，当然，混黑社会他当时的确没考虑。

二狗的爸爸和妈妈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从道义上，都站在赵红兵这一边，他们在愤怒的同时也替赵红兵出谋划策。当时二狗爸爸建议赵红兵在火车站前承包一家旅馆，二狗爸爸和这家国营旅馆的负责人以及上面的领导都很熟，希望赵红兵能在1987年年初把这家旅馆承包下来。经过不怎么艰难的谈判，基本敲定了这件事。在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后，赵红兵明显开朗了很多。

在两三个月后，春暖花开的一天，赵红兵骑着自行车，前面带着二狗，后面带着侄子晓波去买自行车的辐条，准备帮姐夫修自行车。正骑着，忽然后面有人大喊："红兵！红兵！"

赵红兵回头一看，惊喜地喊："张岳！"

张岳下了自行车："红兵，什么时候复员的？怎么不去我家找我。

"唉，别提了，你呢？毕业了？"赵红兵说。

"是啊，分配回来了，现在在粮食局上班。"张岳说。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大学不是要四年吗？我还以为你现在没毕业呢，所以没去找你。"赵红兵说。

"我只上了专科线，3年就毕业了。"张岳笑着说。

说着两个人到了跟前，他俩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谁都不会想到，这次久别重逢的握手彻底改变了这两个年轻人的命运。

两人紧接着好一通叙旧。听了聊天二狗才知道，他俩是高中同学，也是最好的朋友。张岳是个清瘦秀气、白白净净的年轻人，谈吐文雅且举止斯文，一双大眼睛透着一股精明劲，一双手细细长长，像是个弹钢琴的。几个月后二狗就知道了，这个浑身透着书卷气的年轻人的斯文外表全是假象，他发起狠来恐怕十头牛也拦不住。

后来二狗又知道，张岳家堪称流氓世家。张岳的爷爷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是纵横当地及周边几市的著名土匪，匪号"镇东洋"，意思就是压住小日本。当年他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到处抢夺，手下常年百十来号人，见到日本鬼子就抢日本鬼子，见到地主就抢地主，见到土匪就抢土匪，完全没规矩没章法。虽然是见谁抢谁，但还是有特别对待的。对同胞他们基本是只抢不杀，对日本鬼子是抢完再杀，之后还把鬼子的头割下来示众。当时我们这里属于伪满洲国的地盘，每个乡镇都会有几个日本兵把守，但通常不会超过 10个，几个日本鬼子怎么会是百十来号如狼似虎的土匪的对手?

第15节：三、流氓世家(2)

日本鬼子是真怕他，"镇东洋"这绰号来得一点都不含糊。"镇东洋"行踪飘忽不定，谁也奈何不了他。

二狗听过他的一个确切事迹。有一年，他勇闯伪满警察公署，并且打死打残了三个持枪警察。据说，他当年去警察公署要人，要一个月前被抓的两个兄弟。进了警察公署大院以后，他站在门口大喊一声："我就是镇东洋，赶紧把我兄弟放了，否则我烧了你们警署。"

这时警署值班的只有三名警察，一听见他这声吼，全拿着枪出门了。出门一看，镇东洋正站在警署的院子门口耀武扬威，这三个警察上去就要抓他。镇东洋以为凭自己的匪号完全可以震住这三个小警察，哪知道这三个警察胆子也不小。镇东洋手里拿着两把匣子炮，先是鸣枪示警，目的是让警察别过来。当时还没有电视机，有了电视机，镇东洋多看看电视剧就应该知道，鸣枪示警应该朝天上打，而不是朝地上打。

镇东洋当时就鸣枪示警朝地上打了一枪，结果不知道是因为喝多了还是枪管没矫正，他这一枪竟然打在自己脚上了！

这三个警察一愣：嗬！感情这镇东洋来我们警署自残来了！

"抓！"

镇东洋一枪打在自己脚上，正气没地方撒，拿起匣子炮就和警察开打，这几个警察也开枪还击。他们四个人互射了十几枪，结果，三个警察两死一重伤，镇东洋除了"自残"那一枪外居然毫发无损。

据说，在四个人对射的时候，那三个警察全是边开枪边躲，而镇东洋则站着纹丝不动，只管开枪，根本不躲。试问这股狠劲几个人能有，天生就是土匪头子的气质！不躲的人毫发无损，东躲西藏的三个警察却两死一伤，这不是传奇是什么？

枪战过后，镇东洋从容地救出了那两个兄弟，扬长而去。

按理说，既然你镇东洋是抗日救国，日本鬼子投降以后你也该收山了不是？他不收山，没日本鬼子那就抢地主。后来人们都说镇东洋这人好啊，不但杀日本鬼子还杀富济贫。二狗爸爸却不这么说，他说：镇东洋杀富的确是杀富，因为他杀穷人也抢不到什么。他的确也济贫，那就是他们土匪在谁家留宿，看谁家实在揭不开锅了就扔几块大洋，算是住宿费和伙食费。他眼中就一个字--钱。没传说中那么崇高的精神。

镇东洋就是这么个传奇，日本鬼子、伪满政府、国民政府拿他都没什么辙。但是1947年，他便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手里了。1947年年底，他被解放军活捉。抓到后不久，镇东洋就被押到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边上，和其他几个土匪一起执行枪决。结果，在马上就要开枪执行死刑的时候，镇东洋突然跳进大河中。从此，他是死是活无人知晓。但可以确定的是，没人看到过他的尸体，他也再没出现过。

镇东洋没挨这一枪，但他可能做梦也想不到，四十几年后，他的孙子却挨了这一枪。

镇东洋留下了一个儿子，也就是张岳的爸爸。

人们都夸镇东洋的儿子仁义、明白事理，一点也不野蛮。直到1966年红卫兵去抄家时大家才知道，镇东洋的儿子的确仁义，但是疯劲上来恐怕镇东洋也比不了。

张岳家是土匪出身，红卫兵自然要去抄他们家。一大早，十几个红卫兵闯入张岳的家准备抄家。但是，还没等这群红卫兵进屋，张岳的爸爸就冲了出来。

根据当年闯入他家的一名红卫兵，也就是赵红兵的表姐回忆说：当时看见一个瘦骨嶙峋的汉子手持一根扁担冲了出来，只见这汉子浑身赤条条，只穿一个红色的三角裤衩，这个三角裤衩根本遮不住他那胯下之物，十分性感。

据说，当时很多女红卫兵第一次看见那东西，都羞愧地转过头去。看样子，他还没起床，不知道是不是正晨勃呢。二狗不禁感叹他

真是聪明啊，几乎全裸地跑出来，基本上就消灭了对方的一半有生力量--在那个年代，女红卫兵看见这阵势，谁还好意思上?

第16节：三、流氓世家(3)

"你要干什么？我们是来抄家的。"红卫兵喊道。

"操你妈，小逼崽子们，谁上前一步我就打死谁！"张岳的爸爸吼道。

赤手空拳的红卫兵们已经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抄了太多的家，他们哪知道，这次遇上硬茬子了。

"打！"领头的红卫兵解下腰上的武装带抽了过来。

只见张岳的爸爸不慌不忙，武装带抽下来他根本不躲，而且是迎武装带而上，同时挥起了手中的扁担。

"啪！"武装带的铁头结结实实地抽在了张岳爸爸的头上。鲜血顿时流了下来。

同时，张岳爸爸的扁担也砸在了那个红卫兵的头上，红卫兵顿时倒地。

满脸是血的张岳爸爸嘶吼着继续挥舞扁担，有如下山猛虎一般，在他家狭小的院子里把这群连武装带都来不及解的红卫兵打得狼哭鬼嚎。但是，女红卫兵他一个都没打。

头上的那一武装带，也是张岳爸爸唯一挨的一下。

"滚！"张岳爸爸吼。

"你等着。"那个领头的红卫兵被人扶着爬起来，晃晃悠悠地说。

一个小时后，一百多个红卫兵骑着自行车，风尘滚滚地冲进张岳家的胡同，气势汹汹，各自手里都拿着家伙。这次，一个女红卫兵都没来。而张岳的爸爸正坐在自家院子前的门房顶上等他们。身上，穿的还是那条红色三角战裤；手里，拿的是一把锋利的砍柴刀。他的身后站着 14岁的大儿子张飞，手里拿的同样是把砍柴刀，只不过穿得要比他老爸整齐多了。看来，那时候老一辈的人更加开放。

当地 50岁以上的人，全知道这一仗。那年，张岳的爸爸一定是本命年，否则一个大男人穿什么红色三角裤衩?

这一百多号红卫兵见此场景，愣了一愣，没想到张家父子已经在这里等他们了。

"崽子们，怎么来的怎么滚回去！"张岳爸爸在屋顶上说。

"今天就是要抄你的家！"这回领头的红卫兵年龄更大，气势也更盛。

说着，领头的红卫兵解下了腰上的武装带，身后的红卫兵们也下了自行车，举起手中的角钢、板凳腿、菜刀。

"操你妈！"张家父子先后跳下房，和这群红卫兵相距不到一米。

这时，红卫兵们才发现，张岳的爸爸连鞋都没穿。

"让开！"领头的红卫兵喊。

"儿子，他那条武装带不错，给我抢过来。"张岳的爸爸没答话，淡淡地跟他儿子说了一句。

张飞一刀砍向领头的红卫兵，然后只听见"啊"的一声，武装带落在地上，张飞顺手捡了起来。

红卫兵们呆住了，他们100多号人本来是来抄家的，可居然在一瞬间变成了弱者，领头的竟在转眼间被人缴了械。半分钟过去了，没一个人敢动手。

"儿子，给我砍！"张岳的爸爸吼道。

只见这父子二人杀入红卫兵中，如入无人之境。红卫兵们什么时候见过这阵势，个个都手软，拼命想往后退，但胡同比较窄，在前面的想往后跑是跑不掉了。这父子二人冲向红卫兵后，红卫兵们没一个人敢还手，全被这气势和杀气所压倒。

二狗听说：当老鼠见了凶猛的猫以后通常都是放弃抵抗，连跑都不敢跑，浑身抽搐，只等着被吃。

三分钟后，胡同里的角钢和板凳腿满地都是。人，只剩下毫发无损的张家父子。

朝阳升起，一缕阳光照在张岳爸爸那穿着一条红色三角裤衩的瘦骨嶙峋的身体上，暖暖的

人的尊严和家的尊严，在张岳爸爸的心中可能远比生命重要。

据事后不完全统计，起码有四十多个红卫兵在这仗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但致命的没有。从那以后，当地的抄家和武斗少了很多。有人说，这是红卫兵们被张家吓破胆了。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或许只有真正的斗士，才能抵挡那群根本不知道"革命"为何物却被"革命"冲昏了头脑的红卫兵小将。

第17节：四、国庆节闹灯会(1)

四、国庆节闹灯会

张岳和赵红兵见面以后，相谈甚欢，约定了双方再见面的日子。

1986年，城里的幼儿园正在重建，所以二狗回城以后一直没上幼儿园。到 1987年初，幼儿园重建完成时，二狗直接上了大班，而且只上了半年就上育红班（学前班）了，小班和中班都没上过。所以，二狗的童年不是跟着漂亮的幼儿园阿姨度过的，而是和一群成天打架斗殴的社会流氓一起度过的。为什么呢？因为父母工作忙，城里的亲戚又少，父母就把二狗交给赵红兵去哄，反正赵红兵无业在家，要哄同样没幼儿园可上的侄子晓波。"一只羊是赶，两只羊也是放，俩孩子一起哄吧。"二狗妈妈说。

所以，哄孩子成了赵红兵在 1986年初到 1987年的最主要的任务，虽然后来成了副业。但不可否认的是，赵红兵喜欢哄孩子，这是他的爱好，而他的那些兄弟显然也有这爱好。当时二狗的爸爸被省里调用一段时间搞统计，而二狗妈妈则由于当时搞全国土地普查，结束后又去管理另一个城市的化验室，所以也不在市里。二狗就吃在赵爷爷家，住在赵爷爷家，俨然是其中的一员。

在赵红兵和张岳那次在街上见面的一个礼拜后，张岳带着他的邻居孙大伟到赵爷爷家找赵红兵玩。

孙大伟这个人高高胖胖，面皮白净，梳个大分头，是个无业游民。他平时话特别多，大家都把他叫孙大嘴巴。孙大伟显然十分怕张岳，张岳只要眼睛一瞪，孙大伟就不敢说话了。奇怪的是，张岳骂孙大伟的时候，孙大伟总是显得十分受用，而且是越骂越受用。张岳每每骂到最后，孙大伟甚至可以用"杏目含春"、"娇喘吁吁"、"香汗淋漓"等几个词形容，微笑不语，眼看就要高潮了。

二狗记得那天孙大伟还带了一把吉他，从那以后，赵红兵就彻底爱上了吉他。而且，赵红兵有着极高的音乐天赋，从完全不会弹奏到

熟练掌握各种和弦顶多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在以后的十几年里，他还收了俩徒弟--二狗和晓波。他这俩徒弟都完全不爱音乐尤其不爱吉他，但没办法，被强行收了。他这俩徒弟弹琴还都有个缺陷，那就是只会用拨片弹奏，因为赵红兵右手是残疾，只能用两个手指拿拨片。

由于吉他的原因，赵红兵和孙大伟越走越近，借吉他玩一个礼拜，刚还回去一天就又去借，直到几个月后，赵红兵跟他几个姐姐要钱自己买了一把吉他，才不再去借了。在这个过程中，赵红兵和孙大伟、张岳三个人几乎每个周末都在一起。

由于赵红兵的关系，孙大伟和张岳也与赵红兵的几个战友费四、小纪、李四熟悉了起来，这六个年轻人经常在赵爷爷家的二楼说说闹闹，有时候也凑钱去饭店喝顿酒。三四个月的时间，他们已经打成帮连成块了。孙大伟的话痨，小纪的鬼点子，赵红兵的沉稳，张岳的博学多才，费四的实在，李四的厚道都给二狗留下了很不错的印象。虽然这些年轻人总在一起，但也没惹什么事。

1986年 9月，赵红兵的一个北京战友来找他玩，赵红兵跟赵爷爷要了200元钱，在当时市里最有名的紫月亮饭店吃饭。当天吃饭的共10个人：赵红兵和他的三个战友、张岳和孙大伟、张岳带来的邻居李武、赵红兵的北京战友、二狗和晓波。

赵红兵的北京战友虽然很瘦，但看起来很结实的样子。高鼻梁，大眼睛，腰板特直，总是一副玩世不恭的表情，举手投足间完全是一副北京顽主的范儿。

张岳的邻居李武烫了卷发，穿着 20世纪 80年代流行的喇叭裤、白皮鞋，这在当时挺时尚。但是当年市里以此装束示人的基本上全是小混子，李武当然也不例外。

第18节：四、国庆节闹灯会(2)

席间主要聊的是他们当兵时的一些事儿，没当过兵的几个人也饶有兴味地听着。他们越聊越开心，越喝越激动，好几个人醉得哭了起来。最后，一桌人全喝多了，只剩下俩明白人--二狗和晓波还在抢酱牛肉吃。

孙大伟提议，八人结拜兄弟。正处于感情汹涌澎湃、勃发状态中的其他七人全部同意，当场跪地拜了把子。其中赵红兵年龄最大，小纪第二，张岳第三，费四第四，孙大伟第五，李武第六，赵红兵的北京战友第七，李四第八。结义拜把子，上世纪 80年代的时候就流行这个。

这顿极其偶然的聚会，把这八个人的一生全部改变了。

从此，当地有史以来危害社会时间最长，名气最响亮的黑社会团伙诞生了。这个团伙的组织并不严密，比较松散。在这八个人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哥，都只是朋友、兄弟而已。赵红兵之所以后来被其他人认为是这个团伙的领袖，是因为他沉着稳重、思路清晰，很少主动生事，兄弟们都愿意听他的话，他说出的话很少有人反对。但他并不是这八个人里面绝对的老大，绝对的权威。

正是这样的组织形式使他们这些人几乎同时成名，而松散的结构又便于每个人拉拢一大批小弟开展自己的"事业"。成名以后，这些人虽然来往密切而且互相帮助，但所涉足的行业并没什么相关性。当然，后来演变成流氓团伙，在他们结拜之初肯定任何人都没有想到。他们还用赵红兵的北京战友带来的相机拍了一张黑白照片，晓波按的快门，拍得歪歪斜斜，赵红兵坐在最中间。这是这个组织的第一张相片。赵红兵的北京战友在他家一住就是半个月，他俩关系相当密切，在当兵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朋友。为了方便起见，下面我们就把赵红兵的北京战友叫"小北京"吧，大家都这么叫他。

1986年 10月 1日，刚刚拜了把子的八个人决定一起去广场看花灯、猜灯谜。国庆后小北京就要回北京了，所以，在去广场之前大家先到饭店喝了一顿酒，喝得都很兴奋，但没一个人喝多。晚上七八点钟，他们带上二狗和晓波一起去看灯。上世纪 80年代初，国庆节十分热闹，几乎每个单位都要放鞭炮。当时全市在两个地方放花灯，一处是体委前面的体育广场，一处是红旗公园。赵红兵等兄弟八人去的是离家比较近的体育广场。

国庆放灯三天， 10月 1号是第一天。几乎全市的人都出来了，老人、妇女、小孩和成群的学生，好不热闹。人多拥挤，磕磕碰碰是难免的。刚刚喝完酒的八个人在人群中比较显眼。

"你他妈的踩我脚了，长眼睛了没？"一个长头发、长着一脸横肉的年轻人朝赵红兵喊。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赵红兵赔礼说。

"你他妈的以后看着点！"那个长头发年轻人看见赵红兵挺老实，也没再怎么说，骂了一句转头要走。

"你丫说话干净点，别出口就是脏话！"小北京一口浓重的北京口音骂了一句。

"我就骂了，怎么着？"本来转身要走的长头发年轻人又回来了，气势汹汹。

"怎么着，想开练不是？你毛长齐了吗？你长了多少个牙，够让小爷敲吗……"（后面还说了很多，连着十几个疑问句，二狗实在是记不起来了，反正二狗从此对北京人的贫嘴功夫彻底叹服。此人语速极快，连着说了十几句却一点都没停顿而且一点没重复，骂得极具趣味性，听的人全都乐不可支。在二狗那幼小的心灵中，小北京骂人的境界那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山峰，是珠穆朗玛。直到十几年后，二狗读大学时骑车撞倒了小北京的一个同乡大妈，才知道什么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是后话。）

第19节：四、国庆节闹灯会(3)

这个长发年轻人终于被激怒了，冲上去就是一拳。小北京不愧是侦察兵，嘴上功夫过人，手底下也不含糊，只见他伸手抓住这个长发年轻人的手腕顺势一扭，脚下再一绊，就把这年轻人摔在了地上，然后朝他头上就是一脚。

小纪和费四也冲了上来，开始朝这个长发年轻人头上、身上乱踩。听说参过战的退伍兵都有个共同点--打架有瘾。但赵红兵一直没动手，动手的是小北京、费四和小纪。三个打一个，够了。

这时，倒在地上的年轻人捂着脸狂喊："二虎，二虎！二哥，我挨打了，二哥！快过来！"

听他喊出这几句话后二狗就发现，除了小北京外，其他七个人的脸色全变了。他们都知道，二虎是东边毛纺厂一带有名的大流氓，兄弟几十个，基本全是毛纺厂职工的子弟，从小玩到大的。由于他们住的地方属于郊区，所以这些人只要来市区，一出来就是三四十个，从不落单。当时全国的严打刚刚结束不久，全市成名的流氓大都还没放出来，敢惹他们的也只有铁南的路伟一帮和回民区的张大嘎子一帮。他们之间成天掐架，谁都不服谁。

"哗"一声，围观的人全散开了，冲进了

20几个年轻人，发型全和这躺在地上的年轻人一样，领头的正是二虎。

二狗记得很清楚，当时二虎留着长发，而且烫过，男不男女不女。去年春节，二狗在家时又老远看到了二虎，当时这爷们儿坐在轮椅上正要过红绿灯，留的发型还是烫过的长发，和 20年前完全一样，真是念旧。

"谁打我兄弟？操你妈的！"二虎拔出了一把军匕。他身后也有几个人拔出了军匕和三棱刮刀，其他十几个人看样子没带刀。

"我打的。"赵红兵也没含糊，笑嘻嘻地看着他。在这些经历过炮火的退伍兵面前，这几把军匕和三棱刮刀跟玩具差不多。赵红兵毫无惧色。

"你知道我是谁吗？"二虎挺横地问。

"知道！"小北京假装很胆怯地低头小声接话说。二虎挺受用。

"当然知道，你是长毛大傻逼啊！"小北京突然提高嗓门，来了这么一嗓子。

围观的人们顿时笑炸了！

二虎气疯了，拿刀就冲小北京捅去。

此后，二狗见到了有生以来见到过的最生猛的一幕……

还没等小北京动手，赵红兵身后的费四就蹿了出来，出手极快，伸手就抓住了二虎手中军匕的刀刃。费四用空手握住了二虎手中的刀刃！是刀刃！血当时就顺着费四手腕淌了下来，但费四毫无惧色，抓住刀刃的手还要夺刀，用力一掰，"啪"，军匕断了。费四手里抓着刀刃，二虎手里拿着刀把。

当时二虎也愣住了，估计他拿了这么多年刀，第一次见有如此猛人直接上来用手抓刀刃。费四拿起手中的刀刃照着二虎头上就是一下，小北京飞起一脚踢在二虎的下巴上，二虎粗壮的身躯被这一脚踢得轰然倒地。这一脚踢得极是漂亮。

二虎身后的兄弟们一愣神，也拿刀冲了上来。赵红兵这边，冲在最前面的是费四、赵红兵和小北京三个人。这两群人马上混战在了一起，双方战斗力都极强。一方是以训练有素的退伍兵为主体的赵家军；一方是在东郊称霸多年的流氓团伙。一方 8个人，另一方二十几个人而且六七个人手里有刀。

虽然对方有刀，但是赵红兵他们毫无惧色，除了孙大伟看样子有点胆怯外，其他的几个全是谁有刀冲谁去，极生猛。

在这场混战中，二狗的记忆留下了几个片段：

1.打架打得最漂亮的是赵红兵和小北京两个人，基本上是对方没近身就已经被他们打倒在地。换句话说，看他俩打架更像是看武打片，就是那种好人打坏人像打木头一样，而好人则是一拳一刀也挨不着的那种。打架结束后，赵红兵手中多了一把军匕，他的北京战友手中多了一把大号三棱刮刀。

第20节：四、国庆节闹灯会(4)

2.打架最生猛的当属张岳、小纪和李武。他们三个看样子手上没什么功夫，打得鲜血淋淋。如果说赵红兵和小北京打架像武打片的话，那么他们三个打架就是黑市拳里的生死搏击。

3.费四不知道追着谁打，开战不久就追人去了，没影了。

4.李四也是侦察兵出身，动作虽然不是很漂亮，但出手极为凶狠。挨了他一下很少有还能站着的，基本是一下一个。

5.孙大伟上来腿上就被捅了一刀，躺在地上起不来，也没人去打他。真是奇怪，那些不怕刀的冲上去没一个挨刀的，最怕刀这个上来就被捅了。由于赵红兵阵中有三个高手，还有三个不要命的，大概五分钟左右，胜负已经分出来了。二虎他们的人开始逃窜，赵红兵他们也没追。这架打得酣畅淋漓，虽然孙大伟受了伤，李武和小纪整得比较狼狈，但是毫无疑问，这是次胜仗。而且是在上万只眼睛之下把东郊这群流氓打跑的，很是露脸。这哥儿八个挺兴奋。

结束后，赵红兵决定带孙大伟和费四去医院包扎，让张岳和李四先把二狗和晓波送回去，主要是他俩身上、脸上没伤，送我们不会被赵爷爷骂。

最后，他们根本没想到，还有更惨烈的一架在那里等着他们。二狗当天回去就睡着了，睡了不到一个小时又醒了，蒙眬着睡眼看见身边又多了六个浑身是血的人。

在他们的讨论中，二狗知道了事情的经过。赵红兵他们六个到了医院以后，由于费四和孙大伟伤的都不重，在一楼很快就包扎好了。刚出急诊室的门，迎头遇上了二虎一帮，原来他们伤得更惨，也来市第三人民医院包扎。不是冤家不聚头，两帮人马又在医院碰上了。

这次两帮人都没废话，上来就开打。

狭窄的医院走廊成了双方的战场。局势对赵红兵等六人不利，因为对方到医院的起码有三十几个人，比刚才还多了十几个。堵在走廊

外面他们根本没法跑，只能硬突。

据说是李武第一个动的手，冲在最前面打了二虎一拳。二虎还了一拳，把李武打倒，李武再也没机会站起来，一直被人踩在脚下。赵红兵开始往前冲，但狭小的空间里，即使有点功夫也施展不出来。赵红兵他们都知道，只要从这狭小的空间里冲出去，鹿死谁手就难说了，但在这里打，他们必死无疑。半分钟的时间里，赵红兵已经挨了不少拳脚，但他身体素质好，没被打倒。

正在混战阶段，改变他们命运、让他们突围的人出现了，这个人就是小北京。

在混战开始时，小北京和费四正在急诊室门口，看见开战他就冲回急诊室拿了两个灌满开水的暖壶--相信大家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暖壶是什么样子的，铁皮带花的那种。费四则拿了个输液用的架子。

小北京从急诊室出来后，把这两个暖壶像扔手榴弹一样重重地向墙侧面摔去，两边各摔一个。暖壶破碎，开水全淋了下来，直烫得混战中的人狼嚎鬼叫，当然了，把赵红兵和孙大伟也给烫了。趁着混乱，费四拿着输液的架子朝二虎戳去。二虎一退，后面的人就散了，赵红兵趁势拉起李武，六个人杀出重围，冲出了医院的楼门。

六个人边打边跑，后面就小北京一个人断后，其他的全往医院的院门外跑。因为大家都了解小北京的身手，只要空间拉开了，他肯定不会被抓住。

这五个人跑出很远，见没人追上，才想起小北京还在后面。赵红兵回头就去找，结果发现这时候警车来了，把二虎他们一帮按住好几个。赵红兵赶紧往回跑，不一会儿小北京也追上来了，还笑嘻嘻的。

原来，小北京边战边退，一直打到街对面，这时他看见有个通宵营业的殡仪馆，便钻了进去，进去以后把铁门一插，从后窗户就跳了出去，完美脱逃。而在殡仪馆前砸门的二虎他们却被警察逮个正着。六个人会合以后就回了家。到家才发现，六个人里五个人都挂了彩，

但伤得都不重；唯一没挂彩的是小北京，但是他也浑身是血，别人的血。

第21节：四、国庆节闹灯会(5)

那天赵爷爷不在家，他们八个人当晚居然还开了个非正式的"群殴总结会"，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们退伍兵的习惯，好事儿坏事儿都总结总结。虽然会议没有记录员，但还是挺像回事儿的。

会议由赵红兵主持，参战的其他七个人发言都很踊跃。会议先是成功地预测出本次打架绝对不算完，日后二虎他们放出来后肯定要复仇；并且总结出此战的几大成功之处和败笔。二狗记得总结的成功之处有：

1.费四骁勇善战，一下把军七掰断，极大地挫伤了对方的士气。夫战，

勇气也。（张岳说）

2.小北京擒贼擒王，一脚踢倒二虎，使对方群龙无首。（小纪说）

3.小纪、李四等人战斗勇猛，不畏强敌。（大家互相吹捧）

4.赵红兵在医院走廊里以一当十，给小北京换来了拿暖壶的时间。

5.小北京战术不拘一格，使用的武器有新意、有创意，就地取材，值得赞赏。同时费四拿输液架子打人，以长击短也属于战术创新。（孙大伟说）失败之处有：

1.孙大伟身体有点虚胖，身手一般，上来就被打倒，战斗力差，再打群架他必须带家伙。

2.费四打架有组织无纪律，一时打得兴起就去追别人，这样容易落单，不能散开队型。

3.张岳招数、套路过于简单，容易被人识破，以后必须打出花样。

4.李武过于莽撞，所以才会在医院走廊里被二虎打倒。如果换作赵红兵打第一拳，则肯定不会被打倒。

最后得出的结论可以用四句话概括：以后打架要团结一致，绝不散开队形；继续发扬本次体育广场之战中骁勇善战的精神；勤练武艺，出门最好带家伙；以后打架要充分发挥就地取材的战斗思想。

二狗认为，这帮人之所以在后来的两三年里打遍全市无敌手，主要与他们善于总结归纳，善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有关。可能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流氓团伙像他们这样开展"群殴总结会"，也没有他们那么高超的归纳总结能力。

会后，赵红兵把抢来的那把军匕交给了小纪，三棱刮刀给了张岳。

第22节：五、血战市六中(1)

五、血战市六中

话说回来，虽然赵红兵等人召开了"群殴总结会"，但这个"群殴总结会"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再与别人斗殴，而是为了防备二虎报仇。因为二虎一帮是出了名的死缠烂打，在1983年严打风刚过去他们就开始在东郊"戳"出去了，由于人多势众，从来没吃过什么亏。这次在市区里他们人丢大了，报仇那是肯定的事儿。

孙大伟在"群殴总结会"中捂着受伤的大腿，提了无数次要和二虎等人和谈，又无数次被大家驳回。

"他们吃了大亏，还有人进了局子，和谈肯定不可能。"李武说。出身市井的无业游民李武，天生就是个地癞子，在加入这个团伙前就已经是老江湖了，尽管没混出什么名气。

"大伟啊，人吧，尽量别惹事，但惹了事就别怕事。"费四说。费四那抓过刀刃的手还在不断往外渗血。

"都别说了，该回家的回家。一人一条命，谁怕谁呢？呵呵。"赵红兵说话总是那么和和气气，无论发生什么事儿都很平静，很少看见他激动。相信很多混过社会的朋友都能感觉到，一个由朋友构成的小团伙，如果总在街头惹事却一直不怎么吃亏，那么这个团伙就一定具备以下几类人：

1.爱挑事儿的人。有些人无论加入哪个团伙，那么这个团伙打架就格外多，因为这类人特能滋事。赵红兵团伙中就有三个这样的人：小北京、张岳和费四。小北京是嘴损，张岳和费四是脾气暴躁。比如在体育广场看花灯的时候，如果小北京不站出来骂那几句的话，那么以赵红兵的性格也就算了，但是由于小北京的存在就演变成了一场群殴。

2.喜欢先动手的人。先动手的总能在气势上和战术上占有一些先机，被动还手的多数要吃亏。可以说赵红兵的这个团伙，除了赵红兵

和孙大伟，其他人都喜欢先动手。

3.打架不要命，无论对方有多少人都敢打的人。如果说打架时胆子最大，从不怕对方人多的话，那么除了孙大伟以外基本上都有这胆子。尤其是赵红兵、张岳、小北京三个人，就算是对方千军万马冲过来，他们也能大气不喘、手不哆嗦地迎头而上。二狗记得上高中时看过一部《古惑仔》，其中有一部结尾的时候，男主角陈浩南说："是不是要比人多啊？"然后一声口哨，从四面八方冲出来数百人。对方看到这数百人就怕了，服软了。事实上，真正的狠角绝对不怕人多，对方人越多他就越兴奋。但这样的狠角毕竟是少数。

4.有实战经验的高手。练过功夫的人，反应速度、出手力度与精确度，和普通人绝对不同。赵红兵、李四和小北京三个退伍侦察兵在之后的无数次斗殴中，几乎从来没被人抓住过头发、领口、手腕等，这不得不归结于他们出色的身手。而且他们在打架时显然手下留情，在部队里他们练的可都是一击毙命。

5.能谈判的人。上世纪 80年代，当地的流氓通常很少打完一架就完事，而且很少有人主动报官。通常情况下要打三五次乃至更多次，直到一方伤残惨重开始服软，然后再谈和。谈和的结果通常是：输的一方拿点医药费，然后把输的一方中的主要肇事人抓出来扇两个耳光，打完、谈完以后就是朋友。这边的谈判专家就是孙大伟，这是他的爱好。尤其是，他总代表胜利的一方去谈判，怎一个"爽"字了得。

二狗认为，如果哪个团伙拥有以上五类人，那么这个团伙想不在上世纪80年代成名都难。而赵红兵团伙拥有的，是以上五类人里的极品。

虽然跟二虎大干了一架，但毕竟在这八个人中有三个人还有公职，还得正经八百地上班，二虎他们那群职业流氓可没法比。从那以后，只要是晚上出去，这几个人从来都在一起，极少有人单独行动，因为怕二虎复仇；而且他们也不敢去东边，怕被二虎他们抓住。

唯一总单独行动的就是孙大伟，因为孙大伟在追市六中高三年级的一个女孩子。说起追女孩子，二狗认为追女孩子要分几种品，而孙大伟追女孩子的方式和方法绝对是下品中的下品。孙大伟和这个女孩子是街坊邻居，据孙大伟说他从六七岁时就开始喜欢这个女孩子，已经喜欢十几年了，而且也已经死缠烂打人家十几年了，同时这个女孩子也已经拒绝他十几年了。

二狗现在已经忘了这个女孩子究竟长什么样，虽然当年这个小姑娘还抱过二狗。但二狗只记得小北京国庆后回北京，在火车站对孙大伟说了一句："大伟，你丫脑袋是不是被驴踢过，怎么抓住一个猪八戒的二姨不放手。"

"我喜欢猪八戒的二姨，只要是猪八戒家的亲戚我全喜欢。"孙大伟笑笑说。

多年以后，二狗才明白什么是"猪八戒的二姨"。

孙大伟追的那个小姑娘学习成绩很好，孙大伟每到放学时间接近都会在六中校门口接她，但她很少和孙大伟说话。孙大伟也不在乎，依然不管风吹日晒，每天到放学的时候就去学校门口接她。国庆节后不久，孙大伟又找到了机会接近她。原来这个小姑娘的母亲得阑尾炎进了医院，正好被去医院换腿药的孙大伟发现。这被孙大伟认为是个赢得"丈母娘"赏识的好机会，便拿着水果和罐头去?院看望"丈母娘"；"丈母娘"从小就认识孙大伟，觉得这孩子嘴甜、会说话，对他不反感。而孙大伟的这一举动，却让当时在场的

第23节：五、血战市六中(2)

这个小姑娘十分不爽，非要把他赶出去，让他别打扰"丈母娘"的休息。孙大伟的赖皮劲上来了："你要我出去可以，但是今天你们上第二节晚自习时，必须来学校的操场听我给你弹吉他。"这是孙大伟的"丈母娘"战略。

"行啊行啊，只要你现在出去，说什么我都答应你。"小姑娘烦得不行，只能答应他了。

二狗当年还没有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幼稚地认为孙大伟真行--只要脸皮厚，就能追到女孩子。在这件事发生后几个月，幼儿园重建完毕，二狗在幼儿园里有一个张姓女同学，该女生非常漂亮，是幼儿园的园花。二狗当时吸取了孙大伟的成功经验，脸皮比谁都厚。二狗清楚地记得，当天在幼儿园里，老师排了一圈绿色的小椅子，让各位同学说出自己未来的理想。当这位张姓女同学站起来说她的理想是当护士时，她的橡皮泥掉在了地上，二狗看见了，就钻到椅子底下帮她捡；她回答完这个问题也钻到椅子底下捡橡皮泥，却发现同在椅子底下的二狗正拿着这块黄色橡皮泥。

"二狗，给我橡皮泥。"张姓女同学可怜巴巴地看看二狗。

"张XX，我爱你！"二狗深情地看着张姓女同学说，眼神坚定而温柔。

"二狗你说什么？快给我橡皮泥！"张姓女同学似乎不知道什么是"爱"，没理会二狗的深情表白，只想快点要回橡皮泥。

"你说你爱我，我就把橡皮泥给你。"二狗这一套完全是跟孙大伟学的。

"哇……"张姓女同学在椅子底下放声大哭起来。

接下去的事情可想而知，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幼儿园，全幼儿园大、中、小班上千号学生和家长都知道了这件事，二狗被罚站三天。从此，在老师和家长面前，二狗成了一个早恋的代名词。好事不出

门，坏事传千里，这件事在二狗以后的小学、初中乃至高中一直广为流传，每每被同学拿出来揶揄二狗。更加让人痛心的是，这位张姓女同学从小学到高中都和二狗在同一个学校，她一见到二狗就脸红，二狗一见她更加脸红。此事在二狗心中留下了极其严重的阴影，在以后的 20年里，二狗再没敢跟任何一个女孩子说过"我爱你"，哪怕再喜欢对方也绝口不提。

话说孙大伟当天终于约到了那个小姑娘，十分开心，和所有的兄弟都显摆了一番，然后带着赵红兵等六个兄弟浩浩荡荡地去了六中的操场，准备一起开个"吉他演奏会"。在上世纪 80年代，晚上通常没什么娱乐，而年轻人又爱凑热闹，所以兄弟七个当天晚上全去了六中的操场，还带着二狗和晓波两个孩子去看热闹。六中这所学校很有意思，操场和教学楼是分开的，操场在马路的西面，教学楼在马路的东面。操场上还有看台，比较空旷，周围没什么人。

到第二个晚自习结束时，孙大伟追的小姑娘果然来赴约了，而且还带了她的同桌，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叫高欢。二狗当时就认为高欢是天仙下凡，直到后来在电影《喜剧之王》中看到张柏芝，才觉得原来不是天仙也可以长成这样--张柏芝和高欢像是孪生姐妹。

兄弟几个边弹吉他边唱歌，声音不小。有心上人在侧，孙大伟弹唱极为卖力。但说实话，孙大伟的琴弹得还没二狗好，感觉总是手比嘴慢半拍，切换和弦显得很生硬。倒是坐在看台最高处的李四比较出彩，那天李四带了个口琴，他的口琴吹得悠扬、清亮，还有些哀伤，和他本人那昏昏欲睡的感觉完全不同。在以后的 20年里，二狗没听过谁比李四的口琴吹得更好。当然了，口琴这东西在民间可能已经绝迹了。

上世纪 80年代的混子和现在只会去迪厅的小流氓不同，多少都会点乐器。

第24节：五、血战市六中(3)

这天，看台的对面也有一群人，也在唱歌，不仅有吉他，还有人吹笛子。

由于距离不到 100米，周围又很寂静，双方开始比谁的嗓门大，越喊越起劲。喊着喊着不对劲了，对面开始有人骂了。

"牛逼什么，给我肃静！"

"操你妈，有种给我过来！"张岳喊。有女孩子在旁边，尤其是有高欢那么漂亮的女孩子在旁边，张岳的脾气更加控制不住。

对面没答话，黑暗中只看见黑压压的一群人走了过来，起码十几个。

"下来！"对面的那群人走到这边看台底下，朝赵红兵他们喊。

"呵呵，还怕你们？"赵红兵带着几个兄弟走了下来，把吉他交给了高欢。高欢和二狗等四个人留在看台上，没下去。

双方剑拔弩张，对峙着。

"刚才你们这里哪个兄弟骂我们来着，还让我们过来？"黑暗中看不大清说话这人，但听得出来说话的声音沉稳有力。

"我骂的，呵呵。"赵红兵说。

"哦，你骂的，你叫什么名字？"对面的这个人说话还是不紧不慢，好像是在谈事情，而不是要打架。

"赵-红-兵。"赵红兵一字一顿地说。

"哦，我认识你。我弟弟和你是同学，我叫路伟。"对面的声音还是客客气气的。

这个名字报出来，这哥儿几个心里一沉，都琢磨：靠，我们真是霉，一个月不到，刚惹完东郊的二虎，事情还没结，这下又惹上另一尊瘟神--路伟！这尊瘟神的凶悍程度比二虎有过之而无不及。

路伟在上世纪 80年代是出名的混子，他不是本地人，家里都是铁路上的。他的爸爸是军人，妈妈是文工团的，市里有名的一枝花，吹

拉弹唱样样行。有一段时间我们国家的铁路归军队管，就是这时候他家来到了我们这儿。他的妈妈漂亮且温柔，他爸爸却粗鲁得可以，他妈妈也是组织上"安排"给他爸爸的。路伟这个人继承了她妈妈在文艺上的天赋，吹得一手好笛子--长笛，据说水准相当不一般。在继承了他妈妈音乐细胞的同时，他也继承了他爸爸的凶悍残暴。

路伟这帮人基本上全是从小玩到大的，从铁路子弟小学、铁路子弟中学一起走向社会。从小学一年级起，路伟就是这群孩子的大哥，长大以后，这群铁路职工的子弟要么被安排在铁路上班，要么就跟着路伟混社会。在20世纪 80年代初，流氓所能涉及的领域比较狭窄，基本上以偷为主，而路伟他们这些铁路职工的子弟便靠山吃山，专偷铁路沿线，铁路上从乘务员到乘警他们全认识，偷起来格外方便。路伟这帮人有两个特点：一是相对来讲比较有钱；二是穿得比较好，尤其是上衣和鞋子，这些衣服和鞋子基本上全是在火车上干活儿时不小心穿"错"的。打架对于他们来讲纯属业余爱好，不是主营业务。但是这群人打起架来心狠手辣，从不服软，而且人多势众、凝聚力较强。

"路伟大哥，久仰久仰。"赵红兵看见对方比较客气，也跟着客气了一句。

"兄弟，听声音刚才骂人的不是你。你告诉是谁，我不为难你。"路伟依然客客气气，好像是在谈生意。

"路伟大哥，那我要是不告诉你是谁呢？"赵红兵笑着说。

事后在开"群殴总结会"的时候，大家都对赵红兵赞赏有加，一致认为赵红兵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那就是无论遇到多么凶悍的敌人和多么可怕的场面，赵红兵从来没有呼吸急促过，从来都是镇定自若，绝对有着高人一等的气质。这气质与其家庭背景和从军经历有关，家庭背景让他见到什么人都不打怵，从军的经历让他见到什么场面都不哆嗦。如果换了别人和路伟谈，即使他根本不怕路伟，但也很难表现出那种高人一等的气质。有了赵红兵这样的气质，在气势上自然就更胜一筹，也让身后的兄弟平添几分胆色。

第25节：五、血战市六中(4)

"告诉我吧，没事，我不会把他怎么样，我只想把他门牙掰下两个来。"

路伟的语气依然那么平缓。

"姓赵的！别给你脸你不要，再你妈的装逼连你一起干了！"路伟身后的那个显然脾气比路伟大很多，按捺不住骂了起来。

这么一来，这架就打定了。

果不其然，只听见"砰砰"几声，紧接着路伟这边好几个人疼得叫了起来。赵红兵左右一看，自己这边没人动手啊，这是怎么了？他再一细看，原来，身后的费四和小纪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离他们大概十几米远的一个砖头堆旁，正守着那砖头堆拼命地往这边扔砖头。小纪他俩是炮兵出身，臂力极大。看来，上次的"群殴总结会"开得十分及时，当时确定的"发扬就地取材的战术风格"马上就付诸了实践。而且这战术队形和解放军陆军阵形的战术差不多，侦察兵在最前、炮兵在后面发炮掩护。这俩炮兵的砖头功夫看样子是继承了中国炮兵的优良传统，又狠又准，一个砖头也不浪费，而且频率非常高。

路伟那边也不含糊，看见这边动了手，他们马上拥了上来，打头的正是刚才在路伟身后骂赵红兵的那个。这小子刚冲上来，就被一把冰凉的三棱刮刀抵住了脖子，拿刀的正是张岳，他手里拿的是小北京从二虎他们那里抢来的那把大号三棱刮刀。看来上次会议中确定的"出门最好带家伙"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谁再上来我扎了他！"张岳吼道。

"兄弟别冲动，放了他。"路伟的语气有点急，同时示意身后的兄弟们都别动。

"去你妈的，刚才就你要掰我牙是吗？今天我要捅的就是你！"张岳怒了，他已经忍了半天了。

"呵呵，兄弟，你要捅就捅。来，朝这儿捅！"说着路伟就把脑袋伸了过来，想将张岳一军。

路伟以为眼前这个小子没胆子拿刮刀捅人，更别说敢捅他路伟。他这辈子势必要为他当时的"勇敢"后悔，如果他知道张岳的爷爷是谁，他的爸爸和哥哥又是谁，可能借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干这"虎"事。

"我操你妈！"张岳放开刚才手中抓的那个小子，一刀扎向路伟。路伟本能地向侧面一躲，这刀扎在了右脸！

这刀应该是把路伟吓破胆了，他清楚地知道这一刀力量有多大--他要是不躲非被扎死不可，这刀就是要他命来的。虽然路伟这群人平时打架也动刀，但很少用三棱刮刀，而且即使动了，也就是往对方大腿、胳膊等地方扎。像张岳这样一上来就拿三棱刮刀往脖子上扎的亡命徒，他还真没见过。

张岳没有就此罢手，而是又一刀扎来。但是这刀没等扎下，他就被赵红兵抓住了胳膊。

赵红兵一只手抓住张岳那条拿着三棱刮刀的胳膊，顺势踹出一脚，踢中了路伟的膝盖，一脚把他放倒。

路伟倒下以后，赵红兵和李四开始冲向路伟身后这帮兄弟开打。这也是吸取上次李武冲在前面被人一拳打倒的经验教训，这次是身手最好的赵红兵和李四冲锋在前。路伟这帮虽然人多，但没体现出丝毫的优势，尤其是张岳那把三棱刮刀所到之处，众人纷纷散开。

这时路伟站了起来，捂着脸托着下巴含糊地大喊一声："别他妈的打了，都住手！"原来路伟也会扯着大嗓门喊。赵红兵这边也打够了，停下了。

"赵红兵，明天晚上8点，我在南山顶上挖好了坑等你。"路伟忍着剧痛，捂着脸含糊不清地说。他话已经说不清了--三棱刮刀扎到哪里，哪里就是个血窟窿。

"呵呵，你挖坑还是自己留着用吧，我到时候会去找你的。"赵红兵说。

刚打完架，运动量这么大，赵红兵说话居然气都不喘。

第26节：五、血战市六中(5)

二狗知道，可能赵红兵等几个人没怎么害怕，但是看台上那两个女孩子是真被吓坏了。二狗感觉高欢搂着自己的胳膊不停地颤抖，也不知道是吓得还是冻得。这两个女孩子只知道孙大伟不务正业，哪知道他有这么多亡命徒朋友，又什么时候见过这样惨烈的群殴！

上世纪80年代初的流氓就是这样，打架完全是为了面子，为了斗狠，为了立威，单纯得很。不像现在的流氓，打架全是为了个人或团伙利益。这次南山之约，用他们流氓的话来说就是"会一会"，颇有点中国古代侠客的意思。

二狗清楚，赵红兵是真的不怕路伟，因为他知道路伟没有杀人的胆子。

第二天一早赵爷爷上班走了之后，"群殴总结会暨南山之战动员会"在赵红兵家如期召开。最初参与会议的只有小纪和李武等几个无业游民，中午之后，张岳等下了班也赶了过来。会议严厉批评了张岳出手就要杀人的莽撞作风，高度赞扬了小纪、李武二人就地取材的灵活多变战术风格。

会议的核心问题在于当晚如何面对路伟团伙。

"路伟已经被张岳扎得吓破胆了。"李四说。

"路伟没有杀人的胆子，但他有把人打残的胆子。"赵红兵沉吟着说。

"今天晚上每个人都带上家伙。"张岳说。

"把跟路伟他们会会的消息说给更多的人听，这样他们便不敢对我们下狠手。"孙大伟说。

"只要他们不下死手，我们必胜。"费四说。

"要不咱们还是和他们谈谈吧，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孙大伟说。

"别磨叽了，都准备家伙去。"赵红兵一声令下，人全散去找家伙了。

10月底的中国北方，已经寒风刺骨。荒凉的南山上，枯黄的荒草在寒风中摇曳，一片肃杀之气。

赵红兵和他的六个兄弟先上的山， 19点 45分就到了，人人手里不止一把刀。其中李四的武器最特别，一根暖气钢管被斜着锯开，头是尖的，既可以捅人，也可以打人，李四把这东西叫管叉。平时打架最懦弱的孙大伟今天的武器是最先进的--一把沙喷子。这把喷子究竟从何而来没人知道，反正从这天之后，孙大伟基本上是枪不离手，直到两年后换了一把双管猎枪，才把这把沙喷子换掉。

山上没有人，更没有路伟所说的坑。

张岳爬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第一级，手里还攥着那把大号三棱刮刀。

寒风中，张岳喊："路伟，你他妈的人呢？今天晚上老子一定剁了你！"空旷的山上，没有回音。

深秋的夜格外寒冷，尤其是在这个周围以平原为主的城市。

20点 15分，路伟他们的人还没有来。赵红兵他们哥儿七个已经冻得哆哆嗦嗦了。

这时，一个高中生模样的男孩子来到了山顶。

"我是路伟的邻居。"那个男孩子在黑暗中看不清人，但他应该能感觉到

对方的杀气，声音有点颤抖地说。

"哦，路伟呢？呵呵。"赵红兵永远那么镇静，那么温文尔雅。

"在医院里。脸上被扎了一刀，下巴被打断了。下巴打断了要封闭，把嘴封了起来，从昨天到现在还没吃饭；嘴封着也不能说话，今天不能来了。"男孩子声音颤抖地说。

"嗯，不来就算了，后会有期。反正我知道他是谁，我会去找他的。"赵红兵说。

二狗不得不佩服赵红兵的胆色。虽然二狗没有跟着他们上山，却听到了他们"开会"，二狗知道，其实赵红兵也不愿意打这一架，对于上山来打这一架，赵红兵多半是为了面子。如今对方没来，他正好有了个台阶下，但他没有马上就着这个台阶，而是说还要去找路伟算账。

第27节：五、血战市六中(6)

"这里有个纸条，路伟让我给你。"说着，那个男孩子递过一张纸条。

"嗯，你走吧，要么我们一起下去吧。"赵红兵说。

"谢谢了，大哥，我自己先下去。"男孩子转过身，赶紧远离了这帮他眼中的凶神恶煞。

纸条上写着"此仇不报非君子"。

好像当时特别流行这句话和这样的形式，真不知道他路伟算哪门子君子。

"路伟和他的同伙全被张岳那两刀吓破胆了，他们再也不敢找咱们麻烦了。"赵红兵说。

事实再一次证明，赵红兵的判断是绝对正确的。

从此以后，路伟很少在市区露面，更很少打架，这一下他算是栽了。但他也没有报案，遵守着江湖规矩。有人栽了就有人崛起，赵红兵这群人以寡敌众、以弱胜强，率先上了山而路伟却没敢来，很快就传遍了"黑道"--之所以把"黑道"二字加了引号，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正像是葛优在《大腕》里说的："中国根本就没有黑社会。"

上世纪80年代初的流氓，由于刚刚在1983年被全国集中严打了一把，已经基本打光。新生代的流氓，大多是以大工厂的宿舍区、家属院的子弟构成的团伙，严格地说，只是小混混，战斗力并不怎么强。直到赵红兵他们横空出世，才改变了这个现状。路伟也是第一次栽得这么惨，不仅他认了栽，他手下的兄弟也认了栽。

他们都怕死，都怕张岳这个出手就要杀人的活阎王。赵红兵团伙一战成名，成名就成在张岳那要置人于死地的两刀上。路伟这群以小偷为主体的流氓团伙注定是当地黑道上的流星，注定不是赵红兵他们的对手，无论他们有多少人。人多有什么用？只能欺负弱者，在弱者面前树立威风。而赵红兵他们只欺负强者，欺负成名已久的老流氓。

欺负强者，是他们选择并且坚持的一贯路线。事实证明，在江湖中混，这样干是捷径。

15年后，已经成了铁南餐饮娱乐业大老板的路伟，在一次生意场合和赵红兵邂逅，两人握手一笑泯恩仇。几杯酒下肚，眼花耳热之际，两人话多了起来。

"红兵，我想知道当年捅我的究竟是谁。黑暗中我实在没看清楚，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这么想知道。"

"我路伟活了 40年，没说过熊话，但是那次，我是真的怕了。他是想要我的命。"

"你想报仇？"

"不想报仇，从那以后你也知道我已经很少参与社会上的事儿了，专心做生意。"

"想报仇你也报不了了。"

"为什么？"

"前年折进去了，去年春天执行的枪决，是张岳。"

"是他！我真的要感谢他。"

"为什么？"

"没有他，或许我这一辈子都是小混混，他那一刀扎下来，我才知道我根本不适合混社会，我没那胆子。"

在二狗看来，塞翁失马这句成语适用于任何人，任何事。

路伟确实没有杀人的胆子，但是这不代表当时的流氓都没有这胆子。有这胆子的，二虎就是一个。

第28节：六、东郊流氓们的复仇(1)

六、东郊流氓们的复仇

自从那天从南山上下来以后，二狗忽然发现赵红兵开始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每天不停地照他家的那个大衣柜镜子，拿着一个自制的"拔胡子器"不停地拔自己本来就不多的胡子。虽然赵红兵一向干净利索，但是从不自恋，最近他这是怎么了？而且他把赵爷爷的深蓝色的毛料中山装穿上了脱下来，再穿上再脱下来，每天照着镜子反复这么几次，好像总觉得不满意。最后，他拿了一支他当兵时姐姐送的钢笔，插在中山装上衣的右侧口袋里，才对着镜子点了点头。

几个月以后二狗才知道，赵红兵喜欢上了那天在六中操场认识的那个看起来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高欢。但赵红兵可没孙大伟那么厚的脸皮，毕竟像孙大伟那么厚脸皮的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他想找机会接触高欢，又不好意思说。那几天，不知道孙大伟怎么软磨硬泡，又约好了周日到六中他追的小姑娘班级继续弹吉他唱歌，而且确定那个美女高欢也会去。赵红兵因此很兴奋，每天不停地练吉他。

赵红兵练的第一首歌就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至于他练了多少遍二狗不记得了。总之，二狗在后来十几年一听见这首歌就赶紧逃，胃里还一阵一阵地抽搐。主要原因是赵红兵不爱唱歌，只爱哼哼，总让二狗或者晓波唱，他来伴奏。

赵红兵练了这一首之后，怕是不够表演，便让孙大伟带着他家的录音机来一起练。毫不夸张地说，孙大伟家的单卡录音机，可能全市上百万人口都知道。因为孙大伟从来都引领当地"二流子界"的潮流。

1986年，孙大伟总骑着张岳那辆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他那银色方盒的单卡录音机。装着干电池的录音机从来都放到最大的音量，录音机里主要放两首歌：一首是《上海滩》；另外一首是《陈真》的主题曲，具体叫什么名字二狗忘了，只记得歌词好像是"好

小子，这是你的家，庭院高雅……把鲜血洒"。他还穿着一件跟费四要的旧军棉袄，背着他那把破吉他，后头跟着赵红兵家的狼狗，每天在市里的主要干道上骑着自行车呼啸而过。上到老头老太太，下到三岁顽童，基本上没人不认识这个"热爱音乐"的大胖子。当时孙大伟的那辆85款飞鸽自行车加上那个单卡录音机，比十几年后的踏板摩托车可牛多了。

而孙大伟的这套装束很快就为其他待业青年所争相模仿。"飞鸽自行车"、"黑背狼狗"、"单卡录音机"、"旧军棉袄"、"吉他"这几大件是当年青年们最时髦的行头；到了1987年，已经满大街都是"孙大伟"了。

孙大伟和李武来到赵红兵家时，赵红兵正穿着赵爷爷那件深蓝色毛料中山装照镜子。孙大伟走上前去，哀求赵红兵说："红兵哥哥，别照了，镜子都要被照碎了。"

"别磨叽，《军港之夜》的磁带带来了没？"

"带来了……"

这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二狗，去开门。"孙大伟总是欺负二狗。

二狗无奈地跑出去开门。

门口站着的，是一个血人。二狗胆子一向很大，但是见到一个浑身都在滴血的人，也不禁吓得喊了起来。二狗定下神来一看，是小纪，军棉袄上全是血。

"二叔（二狗一直管赵红兵叫二叔）、李叔快出来！纪叔受伤啦！"二狗哭着喊。

赵红兵、李武等三个人冲了出来。

"谁干的？！"赵红兵眼睛在冒火，他和小纪的关系一向很好。

"快去医院！"孙大伟说。

"二虎！操他妈的！"被捅了这么多刀，小纪居然还中气十足。

孙大伟出门拦了一个倒骑驴的三轮板车，把小纪送到了医院。这个胸口和腹部被捅了七刀的人为什么看起来还活蹦乱跳，医生们十分费解，都认为要么是个奇迹，要么就是回光返照。在后来的治疗中，医生才知道为什么小纪不死，因为小纪身上的七处刀口，没有一刀伤及内脏，真是奇迹。

原来，小纪在他的废品回收站收废品时，遇见了国庆节在体育广场和他打在一起的那个人去卖刚偷来的钢管，虽然他没认出对方，但对方认出了他。下午二虎一帮人就来了，他们伤了小纪之后扬长而去。小纪的废品回收站离赵红兵家很近，也就是六七十米的距离，他开始以为自己肯定死了，结果躺了两分钟觉得好像没什么事，他怕对方再回来，就瘸着腿跑到了赵红兵家。

晚上8点左右，赵红兵的兄弟们都得到消息到了医院。医院里，赵红兵又开了一次会。和以往的两次遭遇战不同，这次是要复仇，是要主动出击。

"晚上，我们要抄二虎的家。谁知道他的家在哪里？"赵红兵说要抄家时的语气依然平静，好像是要给谁家送礼一样。

第29节：六、东郊流氓们的复仇(2)

"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去打听。"孙大伟说。

"他把小纪弄什么样，我就要他今晚变成什么样。"和小纪关系最好的费四说。

"大伟，你去查一下他的地址，其他的兄弟准备家伙。"

21点左右，人已经都带着家伙在医院楼下集合了，各自带上了自己擅用的武器。孙大伟却没有查到二虎家的地址。

"没找到那就到了再找。"赵红兵说。

"上车！"费四开来了单位的白色面包车。

六个人上了车，直奔东郊毛纺厂宿舍而去。到了以后，遇见的第一个人

就明确地指出了二虎家所在的位置，看来，二虎在该地区的确是出名得很。

二虎家的门是铁门，没有门铃。费四上去就开始砸门，砸得震天响。

"谁呀？"二虎的声音。

"你大爷！"费四回道。

里面没了动静。费四继续砸门，5分钟后，里面的门闩"哗"地一下打开了，但门还是没有开。费四一脚把门踢开了，门是开了，但还没等往里冲，他就停住了。因为，一把冰冷的双管猎枪顶住了他的脑门。

"你还想活吗？"拿枪的是二虎的一个兄弟，他恶狠狠地问。看来二虎早有防备，那天在二虎家起码有十几个人。

"有种你现在开枪打死我！"费四挺硬。

"别以为我不敢！"二虎的兄弟说。

"打呀，你打呀！"费四喊。

这时赵红兵飞起一脚踢到拿枪那人的手腕上，同时猎枪打响，这枪打到了天上。赵红兵上去就想夺枪，手刚抓到枪管，另一把猎枪顶在了他的头上！这次拿枪的是二虎。

"别动，动一动就打死你！"二虎吼道。

"你敢吗？"赵红兵没动，语气还是挺平缓。

"你叫什么名字？"二虎问。

"赵-红-兵！"赵红兵每次报自己名字的时候都是缓慢而有力，一字一顿，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哦，你就是zao红兵啊！"二虎是绝对的土流氓，连普通话都说不好，他发音不准，把"赵"读成了"zao"。

这时，第三把猎枪出现了，顶在了李四的头上。二虎他们居然有三把枪！

"兄弟们，给我砍，有一个还手的就把他们三个都打死！"二虎说。混过社会的朋友应该知道，砍人这东西其实是吓唬人的，砍人只能伤人却不能杀人，如果说谁被砍死了要么是挨的刀太多了，要么就是倒霉到家了。砍人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震慑。

六个人挨了一些刀后闷声转头走了，肉体上的伤痛远不如精神上的挫败更令他们难过。他们挫败铁南路伟一伙时的豪气，如今全被二虎打消了。日后，他们将走向何方？这是他们出道以来的第一次挫折，而且是一败涂地。上门准备抄家，结果自己却被人灭了，一向心高气傲的赵红兵火大得很，一路上沉默不语。他那套赵爷爷的深蓝色毛料中山装也被砍开了几个口子，去见高欢时肯定是没法穿了。

他们又回到了医院，这回是包扎他们自己。由于赵爷爷家没人，二狗也在医院里，二狗第一次看到他们集体受伤。由于冬天他们穿得比较多，有棉袄和皮夹克等，虽然都挨了几刀但是伤得都不重，只是皮肉之伤。尤其是孙大伟，挨的那几刀连他那件旧军棉袄都没砍破。

二狗从他们的沉默中已经读出：他们必定受挫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受挫以后，他们没有开会。

"这事儿不算完！"沉默中赵红兵来了一句，这句话说得恶狠狠的，完全不是他平时说话的风格。

"我不信抓不到二虎落单的时候！"费四说。

"没想到二虎他妈的有那么多枪。"孙大伟说。

"枪，没打响以前就是一块废铁，但打响一声以后，拿枪的人就会有杀人的胆子。"赵红兵说。

第30节：六、东郊流氓们的复仇(3)

"我踢了他手腕以后他的枪走火了，这一枪过后绝对有人敢开第二枪。

这枪如果没响，他们的枪就是废铁。"赵红兵继续说。

当天晚上，赵红兵和孙大伟留下来陪床，李武由于刀伤稍重留在医院的观察室。而张岳也被赵红兵安排留下来陪李武。为什么留下张岳在医院，二狗很清楚。赵红兵知道张岳今天这亏吃大了，以张岳的胆子和脾气，他今天晚上肯定还会再去二虎家玩命，因此将他留下了。

而赵红兵让李四和费四回家，明天早上过来替他们陪床。

赵红兵万万没想到，他再也没在医院里等到这二位爷，再见到这二位的时候，已经是两个月以后了。

其实，费四和李四的脾气和胆量根本不在张岳之下，尤其在今天受此奇耻大辱之后。李四和费四从医院出去以后根本就没回家，而是直接去了毛纺厂宿舍二虎的家。李四拿的是他那把惯用的头被削尖的钢管，而费四拿的是一把剔骨钢刀。

李四和费四两人与张岳最大的区别就是：如果是张岳去找二虎，肯定是直接去敲门，门敲开了直接去拼命。而他俩则不同，足足在二虎家胡同外面的柴垛旁守了一夜。他们在等，在等二虎落单的时候动手，这就是李四这样的老侦察兵和亡命徒的区别。据说等到最后动手的时候，他们俩的手已经全冻肿了，手指头都不听使唤了。

那天的夜空格外晴朗，星星微弱的光芒洒在柴堆旁那两个快冻僵了的退伍军人身上。这两个人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眼睛死死地盯着二虎家的门口。

"今晚"做"了二虎，我们以后怎么办？"费四小声问。

"亡命天涯。"李四回答。

"我们要亡命天涯一辈子吗？那我们的家人怎么办？"虽然费四极其莽撞，但他格外孝顺，很惦记家中的老爸老妈。

"也许不用亡命天涯一辈子。"李四说。

"怎么……"费四问。

"被公安抓住就不用逃了。"李四说。

"这……"费四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沦为阶下囚。

"你挨的刀能白挨吗？你不想废了二虎吗？"李四问。

"嘘，小点声，今天咱们一定废了他。"费四说。

据费四后来说，是李四的那句"你挨的刀能白挨吗"，把他心中的火彻底点燃了，才铸成后来的血案。

凌晨4点多，天完全还是黑的，二虎带着十四五个人从家里出去了。他们没有发现胡同口紧紧盯着他们的那两双狼一样的眼睛，径直去了东郊每日营业最早的"抻面大骨头馆"喝酒，庆祝前夜的完胜。费四看他们人多，忍住没动手。约一个半小时后，二虎回来了，只带着一个人回来的，就是在前天晚上第一个拿着枪顶住费四的那个--事后知道，那是二虎的亲弟弟，大家都叫他三虎子。

当二虎和三虎子走到胡同口时，天刚蒙蒙亮。二人显然刚喝完酒，走路摇摇晃晃，再次忽视了在胡同口柴堆前的费四和李四。当二虎和三虎子要去开门的时候，已经在冰天雪地中足足等了五个小时的李四和费四从他们背后冲上去，将三虎子扎倒……

接着，费四废了二虎的手和脚。后来二虎的手筋在医院里接上了，而脚

则变成了踮脚。 10年后，又有人把二虎的两个膝盖骨砸碎，他便彻底成了

个残废，每天以轮椅为伴。

李四和费四事后都没有回家，而是直接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第31节：七、才女的梦想都是压寨夫人(1)

第二章

恋爱

七、才女的梦想都是压寨夫人

"我昨天梦见二虎拿着一把条刀到处走，说要找李四。这一晚上梦做得，哎，看把我吓得。"这是孙大伟在医院陪床醒来后，对赵红兵说的第一句话。

这也是大家第一次觉得孙大伟这人真的很邪，因为他的话在一个月以后就神奇应验了。一个月后，胳膊上打着绷带的三虎子，真的每天提着一把条刀带着十几个人满市乱转，就找李四和费四两个人。后来实在找不到了，又去找了赵红兵。孙大伟虽然把找人的三虎子说成了二虎，但使用的武器和要找的人他全说准了。

而李四和费四这哥俩总共带着100多块钱跑路了。他们跑路也不像个跑路的，由于这两个人战友多，而且和战友在炮火中建立起的感情比较牢固，所以，这哥俩乘火车一路南下，开始了"探访战友喝酒之旅"，从东北一直喝到广东，又从广东喝到四川，最后从四川又喝到了北京。每天山吃海喝、大鱼大肉，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热情款待，等到后来"跑路"回来时，这哥俩均容光焕发，胖了很多。在这期间，他们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基本忘了这边兄弟的死活。张岳在火车站接到神采奕奕的"跑路者"时，气得朝他俩每人屁股都踢了一脚。因为，在他俩"跑路"期间，又发生了多起恶战，而且他俩也因为这莫名的"跑路"失去了公职。

在李四和费四废了二虎后的第二天，赵红兵就听说躺在病床上的二虎放出话来说，迟早要杀了费四。赵红兵倒没太在意，因为这在他的意料之中，像二虎这样的人，吃了亏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赵红兵虽然相信二虎有杀人的胆子，但也知道他未必真的会去杀了费四。

"我真希望二虎伤好了以后能来找我，呵呵。"赵红兵说。

"为什么啊？"孙大伟问。

"那天在他家门前那口恶气还没出呢！"赵红兵和张岳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出这句话。

"费四和李四不是收拾过二虎了吗？"孙大伟不解。

"我还是想再收拾二虎一顿！"张岳说。

在这个团伙中，张岳只听赵红兵一个人的话，也只有赵红兵敢骂张岳。张岳自恃勇猛，文化程度也比较高，一向比较狂妄，但他一直佩服赵红兵。赵红兵沉稳、思路清晰、讲义气，从不欺软怕硬，是个天生的领袖，而且文化程度也不比张岳低多少。以前他俩高中同学时学习成绩也都差不多，高中时代张岳就听赵红兵的话。

万事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莽撞的土匪后代遇上沉稳的赵红兵总是不由自主地言听计从，奇怪得很。看来，流氓也要看出身。后来，张岳是这个团伙里第一个拉出去单干的，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干了很多震惊全市的大事，当时名头已经盖过了赵红兵。当有人说："张岳，你是我们市里无可争议的老大。"这时，张岳每次都会回一句："不能这样讲，红兵是我大哥。"张岳把事儿惹大了，还总是习惯性地找赵红兵商量或由赵红兵出面帮他解决。

赵红兵其实不爱出风头，甚至有点腼腆，但他总是干一些让自己迅速出名的事儿。复员以后近一年的时间，他只打了两架，却是跟全市最有名的两伙流氓火并，而且还都取得了胜利，这让他在当地流氓的圈子里迅速蹿红。这还不算完，紧接着，他又干了一件当地妇孺皆知的悍事，那就是他的传奇恋爱故事。

在费四和李四跑路后没几天，孙大伟在六中高三（四）班的吉他演奏会还是如期举行了。连还在每天挂吊瓶的小纪也一瘸一拐地去参加了，心中惦记着高欢的赵红兵就更不用提了。

礼拜天一大早，天还没亮赵红兵就骑自行车带着二狗去了他哥哥家，也就是晓波家。二狗虽然不情愿起床但是没办法，父母不在身边，只能任凭赵红兵摆布。赵红兵去他哥哥家，名义上说是接晓波去

六中玩，实际上是想去向哥哥借毛料中山装。他那天穿的那件赵爷爷的毛料中山装被二虎他们砍坏了，虽然瞒住了赵爷爷，但是今天去见高欢却没有好衣服穿了。这时他想起了他哥哥也有一套毛料中山装，所以礼拜天早上天还没亮他就去接晓波玩儿。

第32节：七、才女的梦想都是压寨夫人(2)

赵红兵比较仁义而且沉稳，但他哥哥赵红军是出了名的脾气暴躁，当时在市北郊的玻璃厂当一个不大不小的领导，绰号赵疯子。赵疯子平时和正常人无异，但疯起来着实了得。二狗妈妈和赵疯子是高中同学，据她说，有一次赵疯子正在上课时和同学打起来了，然后踩着桌子追着这个同学打，踩翻了无数个桌子最后抓到了这个同学，一位女老师去拉架，结果他把这位老师也顺便打了。从此赵疯子声名远播，但他成年以后明显节制了很多，基本上再没发过什么疯。二狗妈妈每次见到他，都跟他开玩笑说："赵疯子，干吗呢？"赵红军听到这个绰号后总是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好像很为小时候干过的事儿后悔。几年以后，大家都发现，赵晓波和他爸爸小时候的性格几乎完全一样。青出于蓝的是，他爸爸只混出了疯的名气，而赵晓波则混出了混子的名气。

"红兵，你还让人睡觉吗？你再敲门我出去敲你！"赵疯子在里面吼。

"哥，开门！我要接晓波出去玩。"赵红兵挨了骂也不走，继续敲门。

"这么早玩什么玩？红兵啊，我以后管你叫哥，你别敲了。"赵疯子几乎是哀求，北方的冬天天寒地冻，谁愿意天不亮就从暖和的被窝里爬起来啊。

"哥，我找你也有事，开门啊！"赵红兵继续猛敲。以赵红兵的性格，平时绝对不会这么赖皮，但今天为了能在见意中人时穿件像样的衣服，只能豁出去耍无赖了。

"真服你了。"赵疯子看样子是无奈了，只好出来开门。过了大概三分钟，赵疯子把门打开了，怒气冲冲地朝赵红兵的后脑就是一巴掌。赵红兵讪笑着带着二狗进了他家。

"找我有什么事儿，快说！"赵疯子看样子气还没消。

"我、我想跟你借中山装。"赵红兵好像有点不好意思。

"嗯？借中山装干吗？你要相亲啊！"赵疯子问。

"……嗯，就算是吧！"赵红兵吭哧了半天，终于憋出这么一句，说完脸都红了。

"哈哈，你小子！自己去拿，在大衣柜里，我去睡觉了。"赵疯子回头又走回卧室里了。

二狗看得出，借到了衣服的赵红兵格外兴奋，他拉起迷迷糊糊的晓波，然后带着二狗和晓波骑车径直回家换衣服。在回家的路上，赵红兵一直美滋滋地哼哼着：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到了家以后，他又是对着镜子照了又照。二狗还学着孙大伟的口吻说："哗！镜子被照碎了！"

上午10点钟，赵红兵和二狗、晓波三人背着吉他准时到了六中高三（四）班，进去的时候发现人已经到齐了。男孩子有五个，分别是赵红兵、张岳、孙大伟、李武、缠着绷带的小纪，女孩子有孙大伟的"女友"、高欢和另外一个叫李洋的同学，一共八个人外加俩孩子。由于是周日，教室里也没有其他的人，这八个人玩得十分开心。在这八个人中，男孩子里就数赵红兵最帅，而且那天穿得也格外精神。女孩子则肯定是高欢最漂亮，二狗还记得那天她穿了一件黄色的高领毛衣，留着《上海滩》里冯程程那样的长发，青春逼人。

脸皮最厚的孙大伟，上来就弹唱了《铁血丹心》和《霍元甲》两首歌，实在唱得不怎么样，不但唱歌走调而且咬字不准，刚唱完就被轰了下去。

"赶快通知郊区的农民伯伯，让他们把猪圈门都关上，否则听见孙大伟在这里狼嚎，猪非冲过来不可！"孙大伟的"女友"挖苦他说。

"不用怕，听见我的狼嚎，南山上的猎人也会拿着枪过来的，不要怕嘛。"孙大伟嘴上一向不吃亏。

"别贫了，听赵红兵的。"孙大伟的"女友"说。

接着赵红兵边弹边唱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由于歌曲比较欢快，大家也跟着唱了起来。二狗这时发现，在赵红兵弹唱的过程中，高欢一直手托着下巴痴痴地盯着赵红兵看，直到赵红兵唱完，她才大声地鼓起掌来。当年只有六岁但情商颇高的二狗当时就认定：赵红兵费尽心思去借衣服和辛苦地练琴绝对没白忙活，高欢爱上赵红兵了。

第33节：七、才女的梦想都是压寨夫人(3)

大家都让赵红兵继续，赵红兵就又来了个《军港之夜》。这个歌是女声的，大家建议让赵红兵伴奏，由高欢唱。

高欢唱歌很是好听，高亢清脆又充满柔情。

高欢边唱边看着赵红兵，两人四目一对，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一首优美的《军港之夜》唱完，浪漫满屋。高三（四）班的教室里静悄悄，大家甚至都忘了鼓掌。在那个纯真的年代，男女间的感情没有过多世俗杂事的干扰，合作一首歌就可以捕获一颗芳心，让这颗心牢牢地拴在自己身边直到现在。虽然这期间两个人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离别、无数白眼与嘲笑，更有近十年的时间是天各一方，但始终情比金坚、无怨无悔、至死不渝。

正在这时，教室的门忽然被推开了，进来了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个子很高，气宇轩昂，颇有几分吕良伟版的丁力的风采。他是回教室拿书的，正好撞见大家在开"演奏会"。

"高欢，他们是？"这个男孩子问。

"我们的朋友，今天来咱们教室里玩玩琴。"高欢回答说。

"哦，呵呵。你们好。"这个男孩子彬彬有礼地跟赵红兵几个人打着招呼。

"你好。"赵红兵也微笑着跟他打了个招呼。

这个男孩子拿完书没在教室逗留，跟大家打了招呼以后就出去了。

他叫严春秋，是市里公安局政委的儿子，同学们都知道他一直喜欢高欢。赵红兵等人万万没想到，眼前这个彬彬有礼的男孩子在未来的20年里，成了他们无法摆脱的恶梦。

在这次"演奏会"以后，赵红兵和高欢基本确立了恋爱关系。原来，自从高欢在六中操场第一次见到赵红兵时就喜欢他了，那段和路伟斗殴前的对话，使高欢认定这个帅气的男孩子是个讲义气、沉着稳

重的男子汉，一定是个可以托付终生的人。所以听孙大伟说要在教室里继续开"演奏会"，她就认定赵红兵一定会来，所以特地打扮得漂漂亮亮地来见他。

高欢这样的一个美女加才女，为什么会喜欢赵红兵这样没有正当职业、总在街头打架斗殴的混子呢？二狗一直困惑不解。直到有一天，二狗的一个朋友说了一句："才女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压寨夫人。"二狗认真体会了一下，得出结论：

1.山大王肯定是男人中的男人，所以很受女人欢迎。

2.正所谓缺啥补啥，才女一定极为细腻温柔，而山大王则多数粗鲁且刚强，两者间能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弥补。

3.女人总希望能改变男人，所以，自以为是的才女就会去挑战极限，试图去把山大王改变成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因为才女的梦想都是成为压寨夫人，所以高欢喜欢赵红兵。而且，喜欢得死去活来。

第34节：八、医院遭遇三虎子(1)

八、医院遭遇三虎子

二狗不大同意老祖宗的"人之初，性本善"的看法，二狗更同意"人之初，性本恶"的主张。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家长、老师的教育，人性里的戾气会逐渐减少，而戾气减少的程度则完全取决于受教育的环境。

有很多暴戾的人正是因为没有受到更好的教育，才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危害。二虎和三虎子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三虎子的暴戾程度与二虎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狗知道三虎子干过的一件事就是"三虎子杀牛"事件。三虎子家在东郊，属于城乡结合部。那里不但有毛纺厂、啤酒厂等大型工厂，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农户。这些农户有一些还养了耕牛，但是到了上世纪 80年代，农业机械化开始普及，耕牛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于是，一些农户就开始宰杀自家的耕牛。

据说那年三虎子还不到 15岁，正在上初中。他路过一家农户时，看见有很多人在围观，便走上前去凑热闹。原来，一家农户在宰杀自家的老黄牛那个农户用的是一把杀猪刀，这把杀猪刀又窄又长，宽度大概只有三四厘米，而长度则有近 30厘米。老黄牛已经被绑在了院子前面的树下，但老黄牛的主人--一个粗壮的中年男人拿着刀却迟迟下不了手。因为，他面前的这头老黄牛还没等蒙上黑布，就已经知道自己为其辛苦耕耘十几年的主人，今天是拿着刀要杀它，老黄牛默默地跪在地上，浑浊的双眼里全是泪水。

围观的人无不不为之动容，这个中年男人眼眶也有点红了，他对他的老伙计下不去手。随着老黄牛泪水的涌出，围观的村民多数都劝这个中年男人不要杀这头老黄牛了，毕竟自从建村以来，还没有人宰过自己家的耕牛，都是让耕牛自然死亡。中年男人也心软了，想去给老黄牛解开绳子。

这时围观的三虎子觉得挺没劲，他是来看杀牛的，结果却什么都没看到。三虎子认识这个中年男人，他走上前去"雷锋"了一把，说："叔，你把刀给我，我帮你杀！"中年男人看着还是个半大孩子的三虎子，半信半疑地把刀交给了他。三虎子接过刀根本没废话，径直冲到老黄牛的面前，抓住短小的牛角，对着脖子就捅了一刀。老黄牛被捅了一刀后并没有立刻咽气，于是三虎子又连续捅了十几刀，直到老黄牛气绝身亡……

李四用钢管把三虎子捅了的时候，三虎子已经20岁了。在东郊，二虎之所以能成为老大，自然也有三虎子的功劳。这哥俩是纯粹的混世魔王，在外面和别人打，回家哥俩也打。在被赵红兵一伙收拾的前三四天，三虎子还刚刚和二虎在家闲着没事打了一架，二虎居然徒手把三虎子的耳朵撕下了一半！

1986年，敢主动招惹这俩混世魔王的，恐怕也只有赵红兵一伙了。

在六中高三（四）班的"吉他演奏会"过后的三四天，伤得不怎么重的三虎子肩膀上缠着绷带来到了市区。他带着大概十几个人每天在街上转，为的就是找那天把二虎和他都收拾了的李四和费四。三虎子刀不离手，手里总提着那把杀猪条刀，这把刀外面用报纸包着。三虎子这群人虽然在东郊名头甚响，但是在市区他们并不认识几个人。他们只知道那天到他家的那伙人其中一个叫赵红兵，还有一个在离红旗公园不远的地方开了个废品回收站。但三虎子再去小纪的废品回收站的时候，小纪还在医院里住院，所以门是关着的。他们只好专心找赵红兵。

其实三虎子这人思想简单得很，谁把他伤了他找谁。他最恨的根本就不是赵红兵也不是小纪，而是那天出手伤他俩的李四和费四。他找赵红兵的目的，就是想知道那天伤他哥俩的人到底是谁。

据说三虎子也打听到了赵红兵是谁，也知道了赵红兵的家在哪里，但同时他也知道了赵红兵的爸爸是市委常委、市组织部部长。三

虎子敢在路上截住赵红兵开战，但他肯定不敢去市委常委家中找碴。

费四和二虎、李四和三虎子是两对前世的冤家，他们在之后的十几年里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一直到上世纪 90年代末二虎双腿残疾、三虎子横尸街头为止。而他们之所以打打停停，是因为赵红兵的存在。

如果说混世魔王三虎子在这个世界上还怕一个人的话，那这个人就是赵红兵。

那天已接近元旦，三虎子他们十几个人在多次寻找费四和李四未果之后，提着刀漫无目的地在市区闲逛，准备抓赵红兵。由于找赵红兵主要是以问话为目的，所以他们没带刮刀和双管猎枪。一直到了中午，这群东郊流氓饿了，看见有一家清真饺子馆，就走了进去。那家饺子馆规模不小，是老字号，起码有三十几张桌子。

赵红兵还没找到，三虎子却遇上了另一个冤家--张大嘎子。据说三虎子一进门，就看见了张大嘎子正在饺子馆里，三虎子还朝他龇牙一笑："嘎子，请你三哥喝酒！"

三虎子这帮东郊流氓和张大嘎子率领的混混以前没少掐架，一直打到1986年的夏天，张大嘎子这帮算是勉强服软了，摆了几桌和气酒算是停战。

"呵呵，小三子，没钱喝酒了？"张大嘎子不怀好意地笑着说。

第35节：八、医院遭遇三虎子(2)

"你三哥我钱多了，今天就是想让你请喝酒！"三虎子的嘴又臭又硬。

"小三子，今天张哥请你，坐下来喝吧！"张大嘎子并不想因为吃顿饭

再起争端，过去的事儿毕竟已经过去了，过去再怎么打，如今总归勉强算是半个朋友。

张大嘎子那边大概有六七个人，三虎子这边大概十几个人，坐了两桌开始吃饭。

刚开始喝酒的时候气氛还不错，互相开着玩笑并且频频碰杯，但是几杯酒一下肚，这两帮混混的本色便显露了出来。三虎子开始大话连篇了。

"嘎子，这几天我来市区是找个人，你看我这肩膀。"三虎子火气挺大。

"听说是赵红兵他们干的？我前几天看见你们在市区转，问卫东你们干嘛呢，他说你们在找赵红兵。"张大嘎子说。

"你认识赵红兵？"三虎子问。

"知道有这么个人，前段时间不是把铁南的傻伟（就是路伟）给捅了嘛。"张大嘎子说。

"他们还捅了路伟？"三虎子问。

"你没看现在路伟不来市区了吗？现在下巴还封着呢。赵红兵这帮够狠的。"张大嘎子说。

"其实我和我二哥倒不是赵红兵给伤的，是他们里面另外两个小子干的。"三虎子说。

"你和你哥也真他妈的衰，在自己家门口让人家给干了。"张大嘎子也有点多了，口不择言。

"嘎子，你他妈的怎么说话呢？我们是被暗算的！"看样子，三虎子那疯劲要上来。

"操，要么怎么说你俩衰呢！两个打两个被人打成这操行。"张大嘎子嘴更损。

"去你妈的！不他妈的跟你喝了，以后你他妈的说话注意点！"三虎子站起身来就要叫兄弟们走。

"你骂谁呢？"张大嘎子绝对不是什么善茬。

"老板，今天我把这里盘子和碗都砸了啊！张大嘎子付钱！"三虎子说完把桌上的盘子全摔在了地上。

"三虎子我操你妈！"张大嘎子虽然之前向二虎、三虎子一伙服软了，但他总归是这一片混混的头目，手头硬得很。

两伙人随后就混战在了一起，两张桌子掀翻了，饭店里的其他客人也吓得跑了出去。刚才还在呼着酒气、搂着脖子像亲兄弟一样说"知心话"的两帮人，转眼就成了死对头。

三虎子明显喝多了，他那把被报纸包着的刀还没抽出来就被张大嘎子夺了去，他胳膊有伤又行动不便，被张大嘎子按在地上狠狠地踢了几脚。坐在三虎子旁边的一个兄弟拔出一把枪刺，一下就扎在了张大嘎子的腿上，张大嘎子倒地后，在剧痛之下随手拿起摆在地上的花盆砸在了三虎子的头上。

这时，清真饺子馆的几个厨师拿着擀面杖和菜刀也冲出来帮张大嘎子。虽然张大嘎子他们六七个人本来没带刀，但由于有冲出来的厨师相助，很快取得了上风。

打了大概两三分钟后，清真饺子馆的几位老服务员终于把架拉开了。流氓毕竟也是人，有五六十岁的老阿姨苦口婆心地拉架，也不好意思再动手了。张大嘎子这边有三个人腿上和胳膊被扎了，而三虎子那边则是三虎子头上挨了一花盆，另外一个人后脑挨了厨师一擀面杖。

挨擀面杖的那个被打晕了，三虎子他们骂骂咧咧地搀着他出了清真饺子馆，叫了车直奔市第三人民医院。第三人民医院正是小纪住院的地方，当三虎子他们在清真饺子馆开战的时候，赵红兵正在给小纪办出院手续。全市大大小小二十几家医院，真不知道这群人为什么都爱去第三人民医院。

挨了擀面杖的那小子被打得不轻，到了医院还是神智不清。三虎子等十几个人把他送到急诊室，出来时正赶上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在电梯口指着赵红兵骂。被骂的赵红兵低头不语，而赵红兵身边站着一个很漂亮的小姑娘。

第36节：八、医院遭遇三虎子(3)

赵红兵认出了三虎子，三虎子却没认出赵红兵。赵红兵被骂，是因为赵红兵和高欢两个人大白天在医院"见鬼"了。那天临近元旦节，作为班里文艺委员的高欢借口上街买纸花和瓜子准备

班里的元旦晚会，她那天下午就没去上课，而是出来找赵红兵玩，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约会。赵红兵本来想把小纪出院的手续办好就和高欢去东风剧场看马戏，结果，他们在医院的三楼遇见"鬼"了。

赵红兵和高欢约好一点半在住院部的三楼见，可是高欢不知道市三医院有两栋楼，前面的那幢楼是各个科室的门诊和手术室，而后面的那栋楼才是住院部--她去了前面那幢手术室的三楼去等赵红兵。

赵红兵和小纪左等右等不见高欢来，赵红兵想到可能高欢是去了前面那幢楼，于是他急匆匆地冲上了手术楼的三楼，出了电梯正看见高欢在那里焦急地等待。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我以为你知道住院部的楼呢。"赵红兵气喘吁吁地说。

"没事，没事，都怪我，是我没听清楚。"高欢一向善解人意。

"那咱们走吧，去找小纪。"赵红兵说。

"好的。"高欢微笑着说。

正在这时，电梯的门开了，几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推着一个看上去三十几岁、身穿红色大衣的女人冲向手术室。这个女人出了车祸，被撞得面目全非，已经看不清楚长什么样，满脸是血，眼见是活不成了。

"是不是已经停止了呼吸了？"

"嗯，可能已经死亡了。"那几个医生边推边讨论着。

"啊……"高欢看见这个女人的惨状，吓得惊叫起来。

"别怕，没事儿，咱们下楼。"赵红兵边摁电梯边安慰高欢。

快，电梯从四楼上下来了。受了惊吓的高欢看见电梯来了，就想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电梯门一开，她就冲了进去，赵红兵随后也跟了进去。进了电梯，他们俩几乎同时发现：刚才那个死于车祸的穿红大衣的女人，正背对着他们蹲在电梯的角落里！

由于电梯要盛放一些担架之类的紧急大型用具，所以第三医院的电梯空间极大，是普通电梯的好几倍。这个"鬼"在角落里蹲着，头也不回，极为恐怖！当他俩想从这个电梯里出去时，电梯门已经再次关上了。

"啊！"高欢吓得肝胆俱裂，一下扑到了赵红兵怀里。这也是赵红兵生平第一次抱女孩子。

赵红兵的确胆量过人，高欢的惨叫还没结束，他一手抱着高欢，一脚踹向了"鬼"。

"啊……"这下是那个红衣女"鬼"惨叫了。

赵红兵看着有效果，放开高欢，冲上去又是一脚。刚才那一脚只是试探性的，第二脚是真狠，一脚把这个刚才还蹲着的女"鬼"踢倒在地。

"你打我干吗？"这个女"鬼"哭着喊。

赵红兵随后说出了他一生中最经典的一句话，也是被高欢讽刺至今的一句话：

"你是鬼你牛逼啥？我他妈的死了以后也是鬼！别他妈的以为你是鬼我就怕你！"赵红兵吼道。

"你才是鬼呢！你凭什么打我！"红衣女鬼被赵红兵这凶悍绝伦的两脚踢得快要断气了。

"你还装人！"赵红兵上去又要踢。

"红兵，她可能真的不是鬼，她好像是人！"缓过神来的高欢拉住了赵红兵。

赵红兵也回过神来：他刚才那两脚下去，踢到的的确是人的感觉，可能真的不是鬼。

这时，电梯门开了，赵红兵和高欢走了出去。

"小王八蛋，你凭什么打我！你站住！"三十多岁的红衣女"鬼"挣扎着站起来，跌跌撞撞地追出了电梯。

"不好意思，我以为你是鬼。"赵红兵终于认识到，这个"鬼"只是和死于车祸的女人穿着同样的红色大衣，她是个实实在在的女人，绝对不是女鬼。他愧疚万分。

"你才是鬼呢！走，跟我去派出所！给我治病！"

二狗从那天才知道，原来"撞衫"可以造成如此大的危害。

"不好意思，如果刚才把你打坏了，我一定负责。"赵红兵小声说。赵红兵有个优点，那就是他绅士得很。

这个穿红大衣的女人不依不饶，骂起了一套又一套全市最难听的脏话。自知理亏的赵红兵低头不语，高欢是个女孩子，脸上挂不住，小声抽泣了起来。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赵红兵的脸也越来越红，他憋了一肚子火没地方发，无意间一抬头，正好看见了在人丛中看热闹的满头是血的三虎子。

一场血战在所难免。

第37节：九、以二对十三(1)

九、以二对十三

赵红兵看到了三虎子，三虎子也正在看赵红兵。四目相对，赵红兵的大眼睛透着机灵与睿智，三虎子的小三角眼透着无知与奸诈。赵红兵记忆力显然比三虎子好，他一眼就认出，眼前这个满头是血的人，正是那天在二虎家门口拿着双管猎枪顶在费四头上的那个人。而三虎子只是觉得眼前这个正被中年妇女骂得狗血喷头的帅哥比较眼熟，却想不起来究竟是谁--尽管他正在满大街地找赵红兵，但赵红兵真正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却认不出来了。

"我来解决这个女人的问题，你先去东风剧场等我，我 20分钟以后到。你快走。"赵红兵小声对高欢说。

其实赵红兵是想把高欢支开，自己好去揍三虎子，他怕高欢知道他又惹事，只好跟她撒了个谎。尴尬中的高欢巴不得早点离开这里，听到赵红兵让她走，忙不迭地出了医院。

"你等一下，我跟你的问题一会儿再说。"赵红兵对这个中年女人说完，走向了三虎子。

"兄弟，你认识二虎吗？"赵红兵压住火，笑吟吟地问三虎子。赵红兵绝对不是爱主动生事的人，但今天他胸中有两团怒火：一是见到了让他在二虎家门口遭遇奇耻大辱的三虎子；二是被眼前这个泼妇骂了五六分钟还没法还口。他赵红兵总不至于去打女人，吵架也不在行，而且，"踢鬼"这件事，也的确是他不对。所以，赵红兵只好把怒火全都撒到三虎子身上。

"二虎是我哥啊，你是？"估计是因为上次见到赵红兵的时候是晚上，没看清楚，三虎子的确没认出来。据说，那天三虎子在赵红兵揍他之前已经惨不忍睹了，不但被张大嘎子用花盆砸得满头是血，而且之前被李四用钢管扎的肩膀也在淌血，身上不但全是土，还沾满了菜汤，老远就能闻到一股牛肉大葱味。

"赵-红-兵。"赵红兵像那天在二虎家门口一样，缓慢而有力地报出了自己的名字。

"我正找你呢，操你妈！"三虎子一听这名字就想了起来，但他没有冲上去打。因为他手里的刀已经被张大嘎子抢了去，而且他的兄弟也全在急诊室门口，这边只有他一个人。

"呵呵，你还敢骂我？"赵红兵家教很好，极少说脏话，刚才在电梯里骂女"鬼"完全是一时激动。

"骂你？我还要打你呢？"三虎子说着就向前冲。

赵红兵正盼着三虎子先动手呢。二狗了解赵红兵，这个人聪明得很，他打架基本上全是后动手，因为他知道，一旦进了局子，先动手的总是理亏。

而且，他即使后动手，也有必胜的把握，参加过实战的中国侦察兵的拳脚功夫毋庸置疑。

三虎子这人也真是没记性，他忘了赵红兵长什么样不要紧，难道他连赵红兵当时一脚踢到他手腕上，差点把他手中的枪踢飞的事都忘了？那一脚的精度、速度与力度是普通人能踢得出来的吗？他一个赤手空拳的土流氓，怎么可能会是赵红兵的对手？

三虎子冲上来就是一拳。赵红兵躲都没躲，身子向后微微一退，迅速出左手抓住了拳头，然后出右拳结结实实地打在三虎子的胳膊上，接着又一脚踢在三虎子的膝盖上。三虎子当场倒地。

第38节：九、以二对十三(2)

这两招是赵红兵惯用的套路，打架他总是抓拳头、抓手腕、踢关节。他很少用拳去打人，总是出左手去抓住对方身体的某个部分，然后用脚狠踹对方的膝关节或脚腕，一击之下对方必然倒地。二狗后来发现，小北京的套路和赵红兵完全一样，只不过小北京总是用右手抓，赵红兵则由于右手残疾只用左手抓。赵红兵抓住拳头以后出另外一只拳头痛击胳膊这一招，二狗后来在电影《霍元甲》中看到李连杰也用了。

三虎子倒地之后，赵红兵上去就用脚踹他。三虎子在地上打着滚，就是起不来，刚要起来就又被一脚踢倒。

这时，三虎子在急诊室的兄弟看到这边三虎子被打，都冲了过来，大概有三四个人。领头的拿着一把枪刺扎向赵红兵，被赵红兵向后躲过。这次又是在医院走廊里，赵红兵边退边打，胳膊上被枪刺划了一个口子。

赵红兵总是命不该绝，这时，三虎子他们身后出现了小纪！他左手又拿着一个暖壶！小纪从三虎子他们身后上来，一暖壶砸在了手持枪刺的那个人的头上。拿枪刺那小子被这开水烫得一声惨叫，眼睛都睁不开了。赵红兵抓住战机，一脚把他手中的枪刺踢飞，一个箭步就捡了起来。赵红兵捡起枪刺以后，作势就要扎三虎子。三虎子他们转身就跑，小纪侧身让开，放他们跑回了急诊室。

原来，小纪在住院部等赵红兵，等得不耐烦了就下楼来找，刚进走廊，就看见赵红兵在和三虎子他们恶战。小纪一看右手边儿科门诊室门口放着一个暖壶，想起上次在医院恶战时小北京就用这个击退了二虎他们，他灵机一动，拿起暖壶冲上来，一下砸在拿枪刺的人的头上，解了赵红兵之围。

赵红兵虽然手里有了枪刺，而且还作势要捅三虎子，但也只是作势而已，赵红兵只是想毒打三虎子一顿解解恨，并不想打得太惨。

赵红兵追到了急诊室，小纪则在医院一楼的长椅子上拆下了一块足有两米长的厚木板子，跟着追了过去。

赵红兵追到急诊室门口却不进去，只在门口站着，后面站着小纪。赵红兵不进去自然有他的原因：急诊室门口狭窄，大概只能过两个人，他站在这里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有人想跟他打只能一对一，而一对一很显然谁也不是他的对手，更何况他手里还拿着一把枪刺。如果他进了急诊室或者在走廊外面，则十分容易陷入围攻，赵红兵聪明得很。

小纪和赵红兵这二人组合牢牢地站在门口，像"谷子地"一样死守阵地，一步也不向前，一步也不后退。由于小纪手中拥有此战中最长的武器，再加上赵红兵出脚极为凶狠，对方虽然有 13个人，却结结实实地吃了大亏。一个大长木板被小纪抡得虎虎生风，一直没被对方夺去。

总开"群殴总结会"的退伍兵，战术素养自然和这群土流氓不可同日而语，两人组合就打得对方 13个人落花流水。

混战了大约三分钟，三虎子那边顶不住了。他们打了这么多年的架，从没见过两个人可以打 13个人的，更没见过赵红兵这么好的身手，也没见过打架配合得如此默契的组合。

"砰！"急诊室的门被关上了，接着又被锁上了。看来三虎子他们的确是顶不住了。

"姓赵的，你他妈的打够了没？"三虎子是真被赵红兵打怕了。赵红兵虽然没想杀了他，但是出手极重，三虎子从头到脚都被赵红兵乱踢乱踩过，疼得撕心裂肺。

"我今天非打死你！"赵红兵吓唬三虎子。

说完，赵红兵后退几步，飞起一脚踹到了急诊室的门上。哪儿想到急诊室的门是用空心双层三合板做的，非常不结实，赵红兵这一脚没把门踹开，却把门踹了个窟窿，他的脚卡在了里面。赵红兵急忙缩脚，脚是拔出来了，大头皮鞋掉在了急诊室里。

第39节：九、以二对十三(3)

"把鞋还我！我今天不打你了。"赵红兵气出得差不多了，乐了。

"扯淡，一开门你肯定还他妈的动手。"里面有人说。

"我说不动手就不动手，当然你们愿意动手我肯定奉陪。"赵红兵说。

"不打了不打了，今天我们有人住院，改天再找你算账！"三虎子说。

"别介，还是今天把账算完吧。你开门，咱们继续打。"赵红兵单腿在走廊里蹦蹦跶跶地说。

"行了，不打了，把鞋给你！"门开了个小缝，扔出了赵红兵的鞋，又迅速地关上了。

赵红兵穿上鞋，和小纪准备走出医院，在医院门口正看见了那个"红衣女鬼"。赵红兵说："姐，无论怎么说，是我不对。如果你需要治病或住院，费用我肯定承担，但是你不应该那样骂我。"赵红兵说得挺诚恳。

"误会，小兄弟。姐没事，不用住院，你忙你的去吧。"刚才还凶悍无比的泼妇，看见这场真刀真枪的恶战后被吓坏了。随后赵红兵去东风剧场找高欢，并且让小纪通知张岳、孙大伟和李武，晚上一起去"万鹤来"吃饭，提前庆祝他几天后就要当老板了。因为当时已经接近元旦，过了元旦，赵红兵就是火车站前一个三层旅店的老板了。看完马戏，送高欢回学校以后天已经黑了。赵红兵来到"万鹤来"饭店的时候，发现小纪、孙大伟和张岳已经到了，当然二狗和晓波也到了，这两个馋孩子绝对不会缺席这样的场合。只有李武还没到。

四个人的小型"第三届群殴总结会"胜利召开了，会议同样由赵红兵主持，与会代表积极发言。会议明确指出了最近这几场群殴中的三项不足，并提出了五个注意事项。

三项不足有：

1.由于轻敌导致在二虎家门口惨败。"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赵红兵说。

2.信息来源渠道少，不明白对手的动向和实力，二虎的人明明在满街找赵红兵，这边却没人知道。"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无准备之仗。"小纪说。

3.费四和李四过于莽撞，主动找上门去跟人家死磕，直接导致现在跑路。如此硬拼不可取，是前车之鉴。"上兵伐谋，应不战而屈人之兵。"最有文化的张岳说。

五个注意事项有（基本上全是赵红兵总结的）：

1.必须随身带家伙，以防备三虎子的复仇。

2.张岳随身带的三棱刮刀太危险，杀伤力太大，而张岳出手又没轻没重，所以张岳应该和小纪换一下武器。

3.晚上不要单独出来，以免被二虎的人撞上。

4.小纪的废品回收站还是要经营下去，但必须有人去陪着他，好有个照应，以免再次被二虎的人袭击。建议待业在家的李武和孙大伟没事就待在小纪那里。

5.随时注意敌人的动向，多收集二虎等人的消息，同时也要防一防铁南的路伟，因为路伟快出院了。会议快结束时，李武风风火火地冲进来说："三虎子他们被公安抓起来了，估计一年半载是出不来了。"

"三虎子是谁？"赵红兵问。

"就是你今天下午揍的那个，二虎的弟弟。"李武说。这时候大家才知道，原来那个人叫三虎子。

"怎么被抓起来了？因为和我们打架？"小纪问。

"不是因为你们，是张大嘎子。"李武说。

原来，当时三虎子一伙从清真饺子馆出来的时候，由于有一人处在半昏迷状态，张大嘎子这群混混认定他们一定会去医院，就纠集了

二十号人挨家医院去搜。赵红兵和小纪前脚刚从市三院出去，混混们就找到了三虎子，用行话说就是"去医院补刀了"。

刚刚被赵红兵毒打了的三虎子，刚打开急诊室的门就看见了张大嘎子一群的混混们，混混们一哄而上，进了急诊室。混战中，三虎子自己被扎伤了，另外还有三人被扎伤，三虎子也亲手拿军匕捅了一个，而且把对方捅成了重伤。

第40节：九、以二对十三(4)

随后公安局赶到，鸣了枪他们才停手，这群人一起被逮进了派出所。后来才知道，本来公安局是接到报案前去抓赵红兵和三虎子的，结果赶到的时候正看见张大嘎子一群混子和三虎子恶战，就把这两帮给抓住了。

二狗认为，在同一个地点面对同一帮悍匪，张大嘎子一群混混去了几十人却还有人挨了刀，而赵红兵和小纪两个人竟毫发无损，这足以证明，赵红兵和小纪的智商和战术素养明显高于其他混混。张大嘎子一群混混没头没脑地一哄而上，虽然足够勇猛但欠缺理智；而赵红兵和小纪则根据地形判断该如何因地制宜地进行攻防，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以弱胜强。

智商，在任何领域、任何行业、任何年代都是第一硬件。

"这个三虎子今天够背的，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被打得不成人样了，我又毒打了他一顿。再被张大嘎子一群混混捅两刀，他还能活吗？呵呵。"赵红兵说。

"不说了，喝酒！"赵红兵又说。

就这样，"第三届群殴总结会"圆满地落下了帷幕。

赵红兵他们没想到的是，1986年的霉运，他们还没走完。

第41节：十、张岳其人其事(1)

十、张岳其人其事

在市三院痛打三虎子之后不久，也就是1986年12月31日晚6点左右，赵爷爷去省里开会不在家，孙大伟和小纪、李武三人又凑在了赵红兵二楼的卧室里。

六中在元旦结束后，整晚教学楼不熄灯，允许全校的同学在夜间12点新年联欢过后继续打扑克、下象棋。

赵红兵已经和高欢约好，12点以后去六中高三（四）班一起打扑克。孙大伟也惦记他的"女友"，要跟着去，小纪、李武和张岳也起哄非要去，没办法，赵红兵只能答应了。

那天张岳下乡收国库粮还没回来，大家边聊天边等张岳。

赵红兵听着他们聊天，不怎么搭话，美滋滋地玩着吉他，看样子，他晚

上去六中玩扑克的时候还想带着吉他。

"红兵啊，你去了以后只能下象棋，不能玩扑克。"孙大伟表情凝重地说。

"我凭什么不能玩扑克？"赵红兵不解。

"你看看你那手指头，如果和高欢的同学一起玩牌，你的右手肯定要摸牌，人家看到你手指头肯定想：哎，大美女高欢怎么找了个残废呐！"孙大伟又故作替赵红兵着想的样子说。

"嗯……"赵红兵停了下来，沉思着，"嗯，那晚上我就只用左手下象棋，不用右手。如果没人下象棋我就看热闹。"赵红兵说。孙大伟这句玩笑话赵红兵还当真了，他总是为高欢着想，唯恐心上人为他受哪怕一丁点委屈。

这时，门响了，狗却没叫。大家都知道，这肯定是张岳来了。如果不是张岳，这狼狗一定得叫。这狼狗最怕张岳，只要张岳一出现，它立马钻到狗窝里不出来，并且吓得浑身哆嗦。

起因是 1986年 11月的一天，张岳来赵红兵家时，这狼狗冲了上去，狂吠着要咬张岳。张岳一见狗冲上来，怒不可遏，顺手抄起架在院子里花池旁的一把铁锨，狗来咬他也不躲，直接拿铁锨砸向狗的脑袋。这狼狗一向被赵爷爷惯得威风得很，还没被人打过，被这一铁锨打翻在地，马上爬起来又冲上去，这下咬到了张岳。但张岳那天衣服穿得比较厚，还没被狗咬透，他又一铁锨砸在了狼狗的头上。狼狗这下怕了，转身就跑。张岳不肯善罢甘休，拿着铁锨紧追不舍，打得狼狗满院子乱窜。最后，狼狗钻进了狗窝。张岳没辙，站在狗窝前开始用铁锨戳狼狗，狼狗痛得发出一阵阵的哀号。

张岳与狼狗的激战，被赵红兵和当时还没跑路的李四全程看在了眼里。

"你说张岳和狼狗谁厉害？"赵红兵问李四。

"肯定是张岳厉害，狼狗才一半是狼的血统，张岳却完全是个狼崽子。"

李四说。二狗认为，李四对张岳的这句评价极为中肯。

"咱们别拦着，看看张岳今天能不能把狗给打死。"赵红兵说。赵红兵最烦他家这条狼狗，因为赵爷爷总不在家，这狗总是由他来喂。一个大男人成天喂狗，换了谁不烦？赵红兵天天盼着狼狗死，这下张岳可算为他报仇了。

"狗的命大了，张岳这几铁锨没什么效果，肯定打不死。"李四遗憾地说。

"完了，狗进洞了。狗洞修得太小了，大一点的话，张岳肯定扔了铁锨钻进去，和狼狗贴身肉搏。"赵红兵后悔没把狗洞修得大一点。二狗认为：最了解张岳的永远是赵红兵。张岳眼睛一红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不管是人是狗，把他惹恼了他都去玩命，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计后果。如果当天狗洞修得大一点，张岳肯定钻进去跟狗对掐。

"我操，你看张岳在干吗？"李四惊叫。原来，张岳见狗进了洞他打不到了，开始动手拆狗窝了。

"张岳，你住手！你拆了狗窝，等我爸回来还得让我修！"看了半天热闹的赵红兵看见张岳要拆狗窝，实在忍不住了。

张岳正在跟狼狗玩命，但听到赵红兵一喊他就停下了。真不知道，这个狼崽子为什么就那么听赵红兵的话。

从那天开始，那只狼狗一见张岳就哆嗦，只要听张岳一敲门，这狗立马钻回狗窝。

且说12月31日那天，二狗跑下去给张岳开门以后，发现张岳怒气冲冲，一把把二狗抱起架在脖子上，话也不多说就上了二楼。

上了二楼二狗才发现，张岳的脸上和脖子上的几处血印子，显然是被人挠的。

"呦！张岳，你强奸谁了？被人挠成这德行。"孙大伟笑问。

"我他妈的被人强奸了！"张岳怒气冲冲。

"张叔叔你被谁强奸了？"二狗当时还不懂强奸是怎么回事，以为强奸和殴打差不多，便问了张岳这么一句。

"一个败家老娘们儿！"张岳说。

原来，张岳那天下乡到了一个村里，村长招待他，在村委会宰了一只鸡请张岳吃午饭。张岳也没客气，就留下来吃了。结果刚坐下来，该村常年在外盲流的无赖陈益就进了村委会。看见村长在请张岳吃饭，陈益根本没客气，也坐在了炕上准备开吃。

"他是谁？"张岳问村长。

"哎，陈益，市里的领导问你是谁呢。"村长见到县城里来的干部都叫领导，更何况张岳是从市里来的。

"哦，我叫陈益，今年

32岁，兄弟有事儿吗？"陈益的流氓相露了出来。

"你为什么坐在这里吃？"张岳有点烦了。

"我凭什么不能坐在这里吃？这是我们村，又不是你们村。"陈益耍开了无赖，看样子他是真不知道面前的这位是个活阎王。

"你他妈的给我下去，我不打你。"张岳怒了。

"你敢打我？你哥哥我也是走过南闯过北的，什么世面没见过？你敢打我，我他妈的讹死你！"陈益说。

"我操你妈！"张岳从炕上站起来，一脚就踹到了陈益的头上。陈益被这一脚从炕上踢到了地上。

倒在地上的陈益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张岳已经光着脚丫子从炕上跳下去了。张岳拿起地上的火钩子（北方农村生炉子用的一种工具，掏煤灰的）就朝陈益头上凿。陈益抱着头站起来就跑，张岳在后面追。

陈益是光着脚丫子跑，张岳也是光着脚丫子追，这两个人连鞋都没穿。

陈益边跑边说："我他妈的讹死你！"张岳边追边说："我打死你，让你讹！"这俩人光着脚丫子在雪地里起码跑了500米，张岳觉得追不上了，才光着脚走回了村委会。

第42节：十、张岳其人其事(2)

"领导，你这是……"村长接待的领导也不少了，可像张岳这般凶悍的领导，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要是我爷爷在，我爷爷非一枪打死他！"张岳还不解气，上了炕说。

"你爷爷是……"村长问。

"我爷爷叫镇东洋。"张岳说。

"啊……"估计这村长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就被大人拿"镇东洋来了"吓唬过。

村长和张岳坐在炕上又继续吃，几杯酒刚下肚，就见窗外来了不少人。

为首的是一个三十多岁、满脸横肉的女人，后面的人手里都拿着镰刀、斧头、镐头等农具。

"把我家男人鞋还我，要么今天你就别想回城了！"这个泼妇在外面喊。

"这傻娘们儿谁啊？"张岳问村长。

"陈益的老婆。"村长战战兢兢地回答。他以为张岳这下子算完了，到时候市里怪罪下来，他这个村长也逃脱不了干系。村长低估了张岳，镇东洋不是浪得虚名，他的亲孙子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

"今天看看究竟是谁回不了家！"张岳下地穿了鞋，拿起陈益的鞋走了出去。

"你男人的鞋在这里！"张岳出了门，用手提着鞋说。

"给我，操你妈的！"这女人果然凶悍，出口就是脏话。

据张岳说，他本来是想把鞋还给这个女人的，结果他一听这个女人开骂火气往上涌，回头把这双鞋扔到了村委会的水井里。

"我操你妈！"这个女人看见张岳把鞋扔到了井里，冲上来就挠。张岳猝不及防，脸上着实被这个女人挠了好几把。

张岳被挠得火起，他可没赵红兵那么绅士，他急了和狗都能血拼，更何况眼前这个女人。张岳一把就把这个女人推倒在地，跟着踢了一脚。这个女人身后的乡亲看见她被张岳打倒，全冲了上来，这个女人也拿起镰刀冲了上来。张岳回头就跑。张岳可不是逃跑，他出村委会门时就看见门口放着一把农村专门叉草用的三股钢叉。

三股钢叉到手以后，张岳转身杀了回来。前文提过，张岳总是一出手就想要人命，这次也不例外，他拿起钢叉直奔女人而去。

那个女人看见钢叉到了面前，吓得呆住了，连躲都不敢躲。还好她身边有个小伙子手里拿着一把很长的耪锄（一种用来耪地的农具），架住了张岳的三股钢叉，但张岳的三股钢叉还是有一股扎到了那个女人的胳膊。

张岳又想来第二叉，被老村长从后面紧紧地抱住了，用张岳的话来说就是--被老村长"黄龙缠腰"了。

"孩子，别打了。"村长对张岳说。

"老乡们别打了，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是镇东洋的孙子！镇东洋！"

村长以前当过几年乡里的民兵排长，在村民间还是有点威信的。

村民们一听到"镇东洋"三个字，再没一个人往前冲了。看来镇东洋虽然失踪了40年，但余威尚在。

"你提我爷爷干吗？刚才谁冲上来我就杀了谁！"张岳还有点不情愿，他觉得他自己完全可以对付这些村民，不用提他爷爷。

张岳回到村委会，慢慢腾腾地把那只鸡吃完，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出村委会，在村子里赤手空拳地转了一圈，没一个村民敢拦他。而后，他就上了回城的班车。

就这样，脸上和脖子上都见了红的张岳就出现在了赵红兵他们面前。

"张岳你真行，自己一个人跑到农村立威去了？"大家听完张岳的叙述，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你们还笑，我要是再看见那个老娘们儿，我非得挠她几下不可！"张岳恶狠狠地说。

大家笑得更厉害了。

张岳就是这样一个人，外表看起来白白净净、斯文秀气，小帅哥一个，血管中却始终流淌着那狂野的血液。他出身于土匪世家，但读书极为刻苦。他家出了两个大学生（他和他哥哥张飞），一时被传为当地的佳话。在张岳没成为黑社会头子之前，还有人拿他家来论证"老子反动儿浑蛋"这句话是绝对的谬论。